



# 雷 鋒

話 劇

賈六 王德瑛 靳洪 吳振軍 刘斐著

# 雷 鋒

(六場話劇)

買六 王德瑛 靳洪 吳振軍 劉斐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木刻：吴强年

雷 鋒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25 字数56,000 印张 $3\frac{3}{16}$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插页5

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500册

定价(4)0.35元





第一場

雷 鋒：“工程兵上前綫不？”

刘金生：“当然上前綫。”

雷 鋒（前左一，张玉敏飾） 刘金生（前左二，赵立强飾）

CAE21/06



## 第 二 場

张大娘：“这是你大哥参加抗美援朝，打死了不少美国鬼子得的。”

雷 鋒：“軍功章……”

张大娘：“放在貼身的地方，想着你大娘和英子。”

张大娘（右一，霍 克飾）



## 第 二 場

高指導員對雷鋒說：“你看，毛主席是怎樣教導我們的！”

高指導員（右一，王承斌飾）





### 第三場

雷鋒对李厚亮說：“要是咱們忘了过去的苦，忘了我們国家还有阶级敌人，忘了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我們的胜利果实还会被他們搶去，苦日子还会回来的……”

李厚亮（右一，张国安飾）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敌話剧团 1963 年演出剧照  
刘玲 江波导演 王珏 馬福章摄影



毛主席和话剧《雷锋》的演员在一起

韩荣志 张峻摄影



## 人 物

雷 锋

雷 母

雷 兄

高指导员

二排长

刘金生——四班长,后为排长。

靳大利——四班战士。

李厚亮——四班战士。

姜玉宝——四班战士。

宋永生——四班战士。

王义明——四班战士,后为副班长。

赵 光——四班战士。

赵德发——四班战士。

女医生

女护士甲、乙

刘书记——公社书记。

张大娘

小 英  
顏老师  
姚站长  
检票員  
少先队员甲、乙、丙  
老大娘  
老大爷  
大 嫂  
中年人  
姑 娘  
小 孩——五、六岁。  
战士数人  
男女旅客若干人  
狗腿子

## 第一場

〔一九六〇年初。

〔某地医院——新兵体格检查站。

〔幕启：清晨，碧蓝的天空，旭日东升。透过玻璃窗，可望见雄伟的钢厂轮廓。一道金色光芒射进室内。

〔护士乙在室内整理用具，雷锋背一女孩急上。

雷 锋 （在窗外喊）护士同志，护士同志！

护士乙 怎么，你又来“蘑菇”来了？

雷 锋 （仍在窗外）不是，快开门吧！有急事儿。

〔雷锋上。

护士乙 怎么了？

雷 锋 是这么回事儿：我在半路上遇到一位老大娘和这个小女孩，她肚子疼得直打滚，大娘急得也直哭。你快给她看看吧。

护士乙 好，跟我来，到内科检查一下。（下。）

〔雷锋抱女孩随护士乙下。



〔雷鋒复上，擦地板。〕

〔靳大利吃着东西和李厚亮上。〕

李厚亮 劳駕，小同志，这是新兵体格检查站吧？

雷 鋒 (热情地)是。

靳大利 怎么还不开始检查？

雷 鋒 別急，快了。

靳大利 別急，这要是在我們厂子里，我早干上了。

雷 鋒 坐这等一会儿吧！这有画报，(对靳大利)看画报吧！

靳大利 我不看，我要看小人书。

雷 鋒 小人书，这儿有，給你，好，都給你吧！(对李厚亮)同志，喝水吧？

〔靳大利看小人书，嘴里吃着什么，把皮一点点地扔在地上，雷鋒打扫着。〕

雷 鋒 同志……

靳大利 这，这扔哪儿啊？

李厚亮 我說你根本就不該吃！

靳大利 你管不着。

李厚亮 国家有增产节约的号召！

雷 鋒 少吃零食少生病。

李厚亮 你没消毒，那上边有細菌。

〔雷鋒端垃圾下。〕

李厚亮 这个小同志真好，多勤快。

靳大利 医院的检查工作,要能都象他这样,我早扛上枪啦。

李厚亮 工作真积极。

靳大利 服务态度和藹。

李厚亮 有意见本没有?

靳大利 对,给他写上两条,表扬表扬。

〔靳大利找到意见本,交李厚亮。〕

李厚亮 (欲写)他叫什么名字?

靳大利 不知道,就写“公务员小同志”吧。

〔王义明喊着雷锋的名字跑上,与靳大利撞个满怀。〕

王义明 雷锋,雷锋!……

靳大利 哎呀,小王啊!

王义明 大个子,见到雷锋没有?

靳大利 谁?雷锋?

王义明 怎么,你不认识他?焦化厂的。

靳大利 听说过,挺有名气的,就是没见过他本人。

王义明 马大哈!看,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取出报纸。)

靳大利 雷锋!念念。

王义明 (念)“我决心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当一名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靳大利 他来了吗?

王义明 来了,天沒亮就跑到检查站来了,起初領導上沒同意,后来听說他把李書記“蘑菇”得沒办法,才批准他来检查。

〔广播声:“各厂矿、各公社应征的青年同志們請注意,体格检查就要开始了,請你們馬上按照順序,到指定检查地点,准备检查!……”

〔广播声中,护士甲上,前来检查身体的青年紛紛过場。赵光、姜玉宝随着上場。

靳大利 可开始了。

王义明 哎呀,雷鋒怎么还没来?我得快去找他。(跑下。)

护士甲 同志們請准备好,检查馬上开始。

〔雷鋒上。

雷 鋒 护士同志,开始啦?

护士甲 馬上开始。

雷 鋒 护士同志,你这儿有我的检查表嗎?請让我看看。

护士甲 不能看,这是規定。

雷 鋒 我只看一眼。

护士甲 一眼也不行。

雷 鋒 你說我能检查得上嗎?

护士甲 我看危險。



雷 鋒 为什么？

护士甲 你个儿小了点儿。

靳大利 你个儿是小了点儿。

雷 鋒 为什么个儿小就不能当兵呢？

靳大利 这是条件呀！小同志，打仗可得有个好身体！你瞧咱这个儿，大腿比你腰粗，一步顶你三步。

李厚亮 要求可严格啦，我们公社的应征名额是三十，可足足准备了一百人。各公社为争名额都暗地使劲呢，象你这身体，个头儿，根本不行。

靳大利 小同志，你还是安心工作，等两年，再长长吧！不然，敌人来侵略，打起仗来，你这个头儿怎么跟大老美拚刺刀啊！

雷 鋒 个儿小，目标小，打起仗来更灵活。

靳大利 不行，有的人比你要求得还积极哪。你看，（拿出报纸）这是我们厂的雷锋，比你决心还大，还是生产标兵，可领导上还担心他身体不合格呢！

雷 鋒 我的决心比他还大！

〔王义明上。〕

王义明 哎呀，雷锋，你叫我好找！

靳大利 什么？你（他）就是雷锋？  
李厚亮

王义明 来，我给你们介绍，他叫靳大利。

靳大利 人家都管我叫大个子，刚才我还……

李厚亮 我叫李厚亮，紅星公社的。

雷 鋒 啊，辽阳的。

李厚亮 在报纸上看到你表示的决心，刚才听他们介绍了你的事迹，我想你一定是个大个儿，挺魁梧的，你看这……

王义明 雷锋，厂党委批准你啦？

雷 鋒 批准啦。

王义明 好，这回咱们又在一起啦！

雷 鋒 可我那检查表……

靳大利 我帮你问问。护士同志，雷锋可不一般哪，别看他个子小，他是我们厂里有名的人物啊！你快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他的检查表？

护士甲 （翻看）没有。

雷 鋒 没有？

护士甲 也许表格送到武装部以后，被刷下来啦。

雷 鋒 （紧张地）当兵是我的权利，谁能把我刷下来？我……我去找。（欲跑下。）

〔刘金生上。〕

雷 鋒 同志，你是武装部来送检查表的吧？

刘金生 是啊！

雷 鋒 你就交给我吧！

刘金生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规定我交给医院的同志，我就一定要亲自交到，这是我的职责。

雷 鋒 同志,你告訴我一下,里边(指包)有沒有雷鋒的  
检查表?

刘金生 雷鋒?

雷 鋒 对,打雷的雷,冲鋒的鋒。

刘金生 不知道。

护士甲 同志,交給我吧!

众 人 (围攏来)有我的沒有? 有我的沒有?

护士甲 (翻看表)一个个地看。

李厚亮 (拉过刘金生)同志,你是征兵的嗎?

刘金生 我不是征兵的,我是跟征兵的首长来的。

李厚亮 同志,你們是什么兵啊?

刘金生 工程兵。

众 人 工程兵?

李厚亮 啊,掄大錘的?

雷 鋒 同志,你給我們說說,工程兵是干什么的?

刘金生 工程兵啊,工程兵可了不起呀! 简单地說吧,比如:修桥啊,鋪路啊,筑城啊,爆破啊,挖工事,埋地雷……那全是咱們工程兵的事儿。工程兵在軍隊里可重要了,总而言之,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了。

赵 光 (指刘金生的領章)你戴的这是什么牌牌,我們和你戴一样的嗎?

刘金生 你們将来戴小鍬和小鎬。



李厚亮 那你怎么戴汽车头哇？

刘金生 我是汽车兵。

李厚亮 工程兵怎么还有汽车兵？

刘金生 没有汽车兵，怎么运输哇！

李厚亮 啊，汽车兵！（感兴趣地）不能学开坦克，学学开汽车也行啊！

雷 锋 工程兵上前线不？

刘金生 当然上前线。

雷 锋 行啊，只要上前线，当什么兵都行啊。

刘金生 噯！这个小同志说得对。我来问问你们，你们为什么来当兵啊？

靳大利 当兵伟大，光荣。

王义明 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

姜玉宝 为了解放台湾。

李厚亮 当兵最有前途，可以学技术。

刘金生 哦，这问题还不简单哩！

〔护士乙上。〕

护士乙 同志们请站好，检查马上开始了。

〔众人按照顺序站好。〕

〔护士甲开始检查，量了身长量体重。护士乙记录。〕

护士甲 李厚亮同志，王义明同志，赵光同志，请到内科。

雷 锋 （向护士乙）同志，我呢？

王义明 别着急,我先去内科检查,等会儿我来找你。(与李厚亮、赵光同下。)

护士甲 靳大利同志。

靳大利 来了,来了。

护士甲 雷锋同志!雷……

雷 锋 (精神集中地望着王义明去的方向)哎,到。(忙去量身长。)

护士甲 同志,你先等一等。(给靳大利量身长,雷锋站在一旁。当她给雷锋量身长时,发现雷锋把脚跟抬起)别调皮,小伙子!把脚放平。

雷 锋 多少?

护士甲 一米五四。

护士乙 矮了点儿。

雷 锋 同志,你别看我个儿小,我是推土机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护士甲 好,量体重。(见雷锋站在磅秤上使劲往下压)别运气,运气也增加不了分量。……四十七公斤。

护士乙 还不到五十公斤哪?

[护士甲摇头。]

雷 锋 同志,你先别记。我是没吃早饭来的,要是吃了早饭,保证够五十公斤。

护士乙 你一顿饭能吃三公斤?真有意思。

雷 鋒 护士同志，請你給我記上五十公斤吧，差个三斤两斤的，几天就长上去了。

护士乙 那哪儿行，我們要对国家負責任哪。

护士甲 先到內科检查一下吧。你主要是体重不够，如果身体没什么病，也許能收你。

靳大利 雷鋒，別泄气，我跟你一块去。不行的話，咱們去找征兵的首长。（与雷鋒同下。）

护士乙 这个同志到了部队上，一定是个好兵。

刘金生 錯不了！

护士乙 就是身体条件差点。

护士甲 身体不好可以鍛炼嘛！我要是首长，就批准他参軍。

刘金生 对喽！

护士乙 可惜你不是首长。

〔女医生和雷鋒边談边上。〕

女医生 雷鋒同志，过去你生过什么病，体质怎么这么不好？身上怎么落下这么多伤疤？

雷 鋒 医生，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要求参軍的。

女医生 雷鋒同志，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是身体不合格。你坐下休息一下。

刘金生 医生同志，走！找我們指导員研究研究。（下。）

〔张大娘手拿雷鋒的棉衣上。〕

张大娘 哎呀同志，我找你半天，快把衣服穿上。我可怎

么感谢你啊!

女医生 大娘,是怎么回事儿?

张大娘 我从抚顺到这儿看闺女来了,刚下火车我那小孙女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这位同志看见了就帮助我给背到这来了。……你们是解放军吧?

女医生 是,大娘。

张大娘 解放军同志,(对雷锋)我怎么感谢你们呀!

雷 锋 不,……大娘,你快看看孩子去吧!

女医生 大娘,我领你看看你小孙女去。

张大娘 哎!

〔小英跑上。〕

小 英 奶奶!

张大娘 你好了?

小 英 阿姨给我打过针吃过药就好了。

张大娘 快谢谢解放军阿姨!

小 英 (行礼)谢谢解放军阿姨!

张大娘 谢谢解放军叔叔!

小 英 (对雷锋行礼)谢谢解放军叔叔!

雷 锋 大娘!我,不,我还不是解放军呢!

〔刘金生、高指导员上。〕

刘金生 雷锋同志,这是我们指导员,有什么话你就跟他说吧。

雷 锋 指导员,请你接受我当一名新战士吧。

高指導員 你就是雷鋒同志？這篇文章是你寫的？

雷 鋒 那是我的決心，可檢查的同志說我身體不合格。

高指導員 評為哪一級？

女醫生 丙級。（遞過檢查記錄。）

高指導員 （看了一下）我們是工程兵，特別重視身體條件。

王義明 雷鋒在我們鋼鐵廠是最好的工人，增產節約標兵，勞動紅旗手，去年被評為先進生產者。

高指導員 好啊，可是應征入伍，身體條件不夠也不能勉強啊。再說，不管在什麼工作崗位上，都可以為祖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嘛。

雷 鋒 我從小就盼着有一支槍，就想着當兵，為冤死的親人報仇。

高指導員 雷鋒同志，你是個好同志，可是你知道，到了部隊，身體不好會有困難的。

雷 鋒 指導員，你放心，我一定要發揚長輩們的優良革命傳統，去克服一切困難！

女醫生 雷鋒同志，決心代替不了身體上的缺陷。你看，你周身的傷疤、刀痕。……

雷 鋒 這不是傷疤，不是刀痕，這是舊社會刻在我身上的仇恨！在我四歲的時候，爸爸就被舊社會逼死了，留下我們母子四人，無依無靠；沒滿月的小弟弟因為沒有奶吃，活活餓死了；媽媽咬着

牙，到一个姓谭的地主家里去当女佣人，誰知道就在七月十五那天夜里……（灯光渐渐暗下来）媽媽很晚很晚还没回来；哥哥的病更重了，我跑去喊媽媽……

〔暗轉，倒叙：

〔在一个孩子哭叫媽媽的声音中，台上的灯光慢慢亮起来。深夜，破茅草棚里，雷兄躺在床上，儿时的雷鋒走向門口，叫喊着……

雷 鋒 媽媽！……

〔雷鋒又扑向哥哥。

雷 鋒 哥哥！……

〔場上沉寂片刻，雷兄漸漸苏醒。

雷 兄 媽媽！……根仔子，媽媽呢？媽媽怎么还没回来？

雷 鋒 哥哥，媽媽她……（雷兄倒在床上）哥哥，你怎么啦？

雷 兄 弟弟，別哭，別哭，媽媽也許……一会儿……就回来。

雷 鋒 嗯。

〔雷兄掙扎着拉过雷鋒。

雷 兄 根仔子，长大可別忘了給爸爸报仇。

雷 鋒 嗯。

雷 兄 根仔子，你看，那是誰？爸爸……



雷 鋒 誰？

雷 兄 爸爸，爸爸，他們來啦！你看，那麼多的人，把大老板、地主都抓起來啦，捆在大樹上，砍他們哪！殺他們哪！槍斃他們哪！我們報仇啦！爸爸！……  
(死去。)

雷 鋒 哥哥，哥哥！（大哭，跑向門外）媽媽，媽媽！

〔雷母上。她頭髮散亂，精神恍惚，痴呆地望着孩子。狗腿子跟在身後。〕

雷 鋒 媽媽，你看哥哥……

〔雷母急步走向床前。〕

雷 母 啊，孩子，孩子！……

〔狗腿子奸笑着走下。〕

雷 母 (失聲地)天哪！（撲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突然又止住了哭聲。)

雷 鋒 媽媽，你要上哪兒去？

雷 母 ……記住，孩子，替你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報仇哇！

雷 鋒 嗯！

〔雷母拾起繩子欲下。〕

雷 鋒 (哭喊着抱住雷母的腿)媽媽，媽媽！

〔暗轉，回原場。〕

雷 鋒 從此我就沒有了家，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我記着媽媽的話，硬撐着活下來。可是，我瘦得不

象人样，浑身又长满了疥疮；到有錢人家去討飯，人家都不准我挨近大門！……

王义明 不让这样的苦孩子当兵，让誰当兵啊！

张大娘 同志，收下吧，他是个苦孩子，是个孤儿，将来一定是个好战士。收下吧！

众 人 收下他吧！

高指导員 雷鋒同志，我也是喝苦水长大的，那个滋味……按条件，你是不够，可是，我願以一个老战士的身份，替你請求上級，接受你当一名解放軍战士。

雷 鋒 (激动地扑向高指导員) 指导員！

——幕 落

## 第二場

〔夏天，拂曉。

〔運輸連車場的一角。

〔幕啓：天色朦朧，空中星星漸漸消失；透過淡淡的晨光，可以看到附近的營房、汽車、操場和遠處林立的工廠煙囪。

〔雷鋒身著單軍裝，胸前揹著沖鋒槍，聚精會神地站在哨位上。片刻，傳來緊急集合的號聲。

〔二排長急促地跑上。

二排長 誰的崗？

雷 鋒 四班戰士雷鋒。排長，緊急集合！

二排長 知道了！（下。）

〔眾戰士緊張地過場，四班戰士整隊跑上。

劉金生 （小聲地）李厚亮呢？

眾 人 沒來。

劉金生 靳大利，帽子！

靳大利 （發現自己忘了戴帽子）哎呀，帽子……（跑下。）

〔李厚亮挎枪向雷锋跟前跑上。〕

〔靳大利复上。〕

刘金生 李厚亮，你的背包呢？

李厚亮 該我換崗。

刘金生 換什么崗，入列！

〔二排长上。〕

李厚亮 是！（进入队列。）

〔高指导員急步走上。〕

二排长 报告指导員，全体集合完毕！

〔号声复起，情况解除。〕

高指导員 各班带开，分头讲評！四班不太好，以后注意。（下。）

二排长 是。（宣布）各班带开，分头讲評。四班长，四好运动刚开展，你們这是怎么搞的？（下。）

刘金生 稍息吧！四好吹了。靳大利，你那么大个子，怎么不知戴帽子呢？李厚亮参军好几个月，怎么不知背背包呢？

李厚亮 班长，我是換雷鋒的崗……

刘金生 換崗？……你是几点到几点的崗？

李厚亮 三点到四点！

刘金生 現在已經五点了。

李厚亮 带班的叫我，我記得好象起来了，不知怎么搞的，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刘金生 李厚亮，站崗是每个同志的責任，也能鍛煉大家的战备观念，对，又是考驗每个同志警惕性的……你……該你的崗，你睡觉，雷鋒替你站了，紧急集合你又来換崗！……以后千万注意。要想創造四好連就要有四好排，要想爭取四好排，就要有四好班。咱們排的四好就叫咱們四班給弄丢了，軍事訓練搞不好，駕駛技术也学不好……解散吧！該干什么干什么。姜玉宝，換雷鋒的崗。解散吧！大家好好想想，我也想想。

〔众解散，姜玉宝換雷鋒的崗，雷鋒下。

〔高指導員上。

高指導員 四班长，又犯牛脾气了。

刘金生 指導員，你淨給我这样的兵，怎么叫我創造四好班？靳大利在检查站，我就看他調皮；李厚亮从入伍那天起思想就有問題，象这样的兵，我能創造四好班嗎？

高指導員 这么說撥給你們班的兵，都不是好的了？

刘金生 也不能那么說，雷鋒就是个好兵。

高指導員 正因为有先进有后进，我們才要創造四好，多做工作，特別多做后进同志的工作。

刘金生 那能做好嗎？

高指導員 怎么做不好？我看先做你自己的工作。創造四好，我們是缺乏經驗，可你对四好的認識也有

問題……走吧！我再告訴你一件事兒。（與劉金生邊說邊下。）

〔靳大利、宋永生相對走上。〕

宋永生 靳大利，告訴你個好消息。

靳大利 什麼好消息？

宋永生 今天改善生活，吃餃子。

靳大利 吃餃子？嘿，不上街了，幫廚去！

姜玉寶 （游動過來）大個子，上街遛遛吧，餃子，你吃不上。

靳大利 為什麼？

姜玉寶 那不是給你包的。（游動地走下。）

靳大利 （喊）哎，那給誰包的？（對宋永生）你沒調查準確就來報告！

宋永生 好，我再調查調查去！（跑下。）

〔雷鋒和王義明抬教練台上，李厚亮迎上去。〕

李厚亮 雷鋒，你們到哪儿做去啦？

雷 鋒 俱樂部。

王義明 叫人家給攆出來了。

雷 鋒 連里要在那裏布置會場。

靳大利 星期天還開什麼會呀？

雷 鋒 不知道，文書他們還做光榮花呢。

李厚亮 做光榮花干什么？給誰戴的？



雷 鋒 文书說,有人戴得上,有人戴不上。

靳大利 怪啦,有人戴得上,有人戴不上?伙房包餃子  
嘛,也說有人能吃上,有人吃不上!

雷 鋒 光荣花,餃子!……这里有名堂!

李厚亮 昨晚上連里还开老同志座談会呢,是不是有人  
要調走哇?

雷 鋒 別瞎猜啦,(掏出日記本,从里边取出教练台的  
設計图紙)咱們做吧。

靳大利 吃不上餃子,上街遛遛去。

雷 鋒 靳大利,咱們一块做吧,上午把教练台做上,下  
午咱們帮张大娘澆菜地去。

靳大利 (忽然想起)哎呀,张大娘叫你今天上她家去一  
趟。我差一点儿給忘了。

雷 鋒 什么事?

靳大利 不知道。

雷 鋒 能是啥事呢?……(拉靳大利)咱們做吧。大  
个子,回去找几个螺絲釘。……

靳大利 在你那節約箱里吧?

雷 鋒 对!

〔靳大利欲下。刘金生上。〕

刘金生 王义明,馬上到指导員那里去。

王义明 什么事?班长。

刘金生 什么事,好事!同志,你算鬧着了。快到連部

去吧。

王义明 是!

刘金生 跑步!

王义明 (莫名其妙地)是,跑步。(跑下。)

靳大利 班长,什么好事?

刘金生 (兴奋地)听我告诉你们,情况是这样的:刚才指导员说:“今天谁也不准上街!”

靳大利 有事?

刘金生 是呀,我也是这么问的,指导员就告诉我了。哎呀,这事可太重要啦!

雷 锋 什么重要事? 班长。

刘金生 这事,是咱们全连的光荣,全团的光荣,啊,对对,也有咱们班的光荣。

靳大利 什么光荣事啊,班长,你简单点儿吧。

刘金生 好,情况是这样的,上级要从咱们团……哎,我就干脆点儿吧,就是从咱们连调六个同志到福建……

雷 锋 (高兴地)上前线!

刘金生 对,上前线。

靳大利 做什么去?

刘金生 执行任务。

雷 锋 班长,都谁去?

刘金生 这……还没宣布。

雷 鋒 啊，花是为了这个做的。

靳大利 餃子是为了这个包的。

李厚亮 調的都是駕駛排的老同志吧？

雷 鋒 班长，有咱們訓練排的嗎？

刘金生 有。

靳大利 有咱們班的？

刘金生 有。

靳大利 有我沒有？

刘金生 沒通知。

雷 鋒 (急切地)班长，有我？

刘金生 你呀……

雷 鋒 有？

刘金生 还不知道呢。

雷 鋒 那有誰呀？班长，有王义明？

刘金生 待会就知道了。

〔李厚亮漠不关心地繼續做教练台。〕

雷 鋒 班长，你給要求要求，上前綫算我一个，行吧？

靳大利 班长，也算我一个。

刘金生 (指雷鋒)算你一个，(指靳大利)算你一个，(指自己)我还想算我一个呢！

雷 鋒 抓住机会赶快要求去。

靳大利 馬上要求！(欲下。)

刘金生 (制止地)靳大利，看你这个炮筒子脾气，上級要

求我們，走的要愉快，留下的要安心……

李厚亮 噯！

刘金生 (接着說)留下的要是不安心，問題可就多啦！訓練搞不好，毛主席著作學不好，三八作風也貫徹不好。這兒好都鬧不好，你們說這怎麼能當五好戰士？咱們這四好班也就別指望了！這可是咱班的大事。情況就是這樣的。今天誰也不准上街，準備開歡送會。(下。)

雷鋒 這可真是個好機會呀！

靳大利 (不服地)憑我這個兒不比王義明強？

李厚亮 別胡思亂想啦。(指教練台)還是干咱們的正事吧。

雷鋒 正事？當兵上前綫打仗就是正事！

靳大利 雷鋒說得對，當兵蹲在後方，一分錢，一粒米，一滴汽油，一塊擦槍布，婆婆媽媽的，沒多大意思，成天鼓搗這玩藝兒，(指教練台)算啥正事？有本事，到前邊干干去！雷鋒，我說的對吧？

雷鋒 你這話呀，不全對！

李厚亮 對？根本不對！叫我說，憑白無故的打什麼仗，打誰去？對吧？

雷鋒 更不對！打誰？這些日子，艾森豪威爾到日本，到菲律賓，又要到台灣，干什么？還不是又搗鬼來了！

靳大利 对，在前方說干就干，干得也痛快！这一天到晚，什么軍事課、政治課、技术課、文化課、理論課，弄得我懵头轉向的！……这脑力劳动咱“劳动”不了。

李厚亮 你那叫不爱学习。

〔王义明兴奋地跑上。〕

王义明 雷鋒！

雷 鋒 (激动地)王义明！

王义明 (留恋地)再見吧！常通信。……

雷 鋒 批准你啦？

王义明 (点头)……

靳大利 王义明，上前綫有你？

王义明 噯！

靳大利 你算鬧着了！这下子可以走南闖北，見見大世面啦！

王义明 去你的吧，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游山玩水去！

雷 鋒 王义明，我真替你高兴！咱俩在一个車間当工人，又一块入伍当兵，現在你攤上这样的好机会，希望你能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来。

王义明 (安慰地)其实，前方后方都一样。

靳大利 一样？那咱俩换换！

雷 鋒 王义明，你听說有我沒有？

靳大利 有我嗎？

王义明 指導員沒說。

雷 鋒 上前方的都什麼條件？

王义明 政治、技術、身體。

靳大利 有門兒，這三個條件不算高。

王义明 好，雷鋒，大個子，李厚亮，你們多嚙當了五好戰士，咱們連被評上四好連隊，可一定寫信告訴我呀。我打背包去。

雷 鋒 你們什麼時候走？

王义明 今天下午。（下。）

雷 鋒 今天下午……靳大利，找排長去。

靳大利 對，找排長去。

李厚亮 哎哎，（拉住雷鋒）你一走，（指教練台）這個怎麼辦？

雷 鋒 這個……這個放一放吧。（欲跑。）

李厚亮 （拉住雷鋒）就你這個身體？再說，你們倆都去要求，那保險批不准。

靳大利 是呀，雷鋒，你的條件是差一點兒，我還差不離。你去了一“蘑菇”，鬧得我也去不成了。（推了雷鋒一把）你算了吧。（下。）

雷 鋒 靳大利，等一等。李厚亮，放開我！

李厚亮 這……這教練台？

雷 鋒 現在是上前綫，這個以後再說吧！



李厚亮 (拉住雷鋒)雷鋒,我對你就這麼一個意見,你也太不實際啦,翅膀沒硬就想飛!等技術學好了,干什么不行?將來回家開個汽車、拖拉機什么的,一個月還不鬧個幾十塊錢。

雷 鋒 李厚亮同志,咱們倆一塊入伍當兵,你這種思想可不對,咱們參軍的目的,就是保衛祖國,保衛咱們社會主義建設嘛!

李厚亮 嘿!

[一戰士跑上。

戰 士 好啊,雷鋒,你跑這兒來啦,叫我好找。

雷 鋒 什么事?

戰 士 什么事,好事!

雷 鋒 有我?

戰 士 離了你還行啊!

雷 鋒 怎麼,批准啦?

戰 士 排長說,批准啦!

雷 鋒 (高興得跳起來)好啊,李厚亮,再見,常通信。  
(又欲跑。)

李厚亮 啊?

戰 士 (攔住雷鋒)哎哎,你上哪兒去呀?

雷 鋒 打背包去。

戰 士 打背包干什么?

雷 鋒 你不是說排長批准我上前綫了嗎?

战士 哎呀，我是說排长批准了你这个教练台的设计，  
叫各班都照样做一个。

雷锋 哎呀，我……我找排长去。

李厚亮 雷锋！

战士 雷锋同志，你给我介绍介绍，怎么做？

雷锋 (焦急地)就照这个样子做吧。

战士 哎，(掏纸)你给我画张图吧！

雷锋 (接过纸，为难地)这……你把这个先拿去吧！  
(指教练台。)

李厚亮 雷锋，你把这给他们，那咱们拿什么教练啊？

战士 是啊！我们也不能拿呀！

雷锋 那好吧，把这张图纸拿去吧！

战士 好，谢谢！

雷锋 什么时候需要我，就来找我！

战士 好。(下。)

[小英跑上。]

小英 雷锋叔叔，我奶奶叫你去吃苞米！

李厚亮 小英，你雷锋叔叔吃不成了。人家下定决心要  
上前方……啊，不不……

小英 雷锋叔叔要上前方？好啊！我告诉奶奶去。(下。)

李厚亮 哎，小英，小英！

雷锋 看你，我找排长去！(下。)

李厚亮 雷锋，雷锋！咳，真怪！

〔高指导員上。〕

高指导員 李厚亮，怎么蹲在这发愁哇？

李厚亮 指导員，做不成啦！

高指导員 怎么啦？

李厚亮 雷鋒不干啦。

高指导員 噢，怎么回事？

李厚亮 不安心工作唄！看不起这事，找排长去了。指导員，你跟他好好談談吧，他就是不实际，刚才我还給他做思想工作哪！劝他安下心来，好好学技术。他說：“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指导員，你看，这种不重視技术学习的思想多严重，多片面哪！

高指导員 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这句话說得好哇！

李厚亮 （疑惑地）好？……

高指导員 李厚亮，你看，（指远处烟囱）工人老大哥在干什么？

李厚亮 在生产鋼铁、机器……

高指导員 农民兄弟呢？

李厚亮 生产粮食、棉花，还有……

高指导員 你是干什么的？

李厚亮 公社社員唄！

高指导員 嗯？……

李厚亮 不不，我是解放軍战士。

高指導員（笑了笑）解放軍戰士是干什么的？

李厚亮 搞訓練，學技術，練好本領。

高指導員 練好本領呢？

李厚亮（笑了笑）按理說，練好本領是為了打仗。可我想，現在不是還沒打仗嗎，等本領練好了，三年服役期滿，差不多也該復員了。將來復員的時候，組織上分配工作也好辦，自己也有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本錢。

高指導員 是這樣！你的五好條件是怎么訂的？

李厚亮 五好……第一條……（掏出小本）指導員，你看，都在這小本上記着呢！

高指導員（笑了笑）這五好條件可要訂在心上啊！當兵不是為了打仗，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要咱們干什么？李厚亮，要千萬注意，帝國主義總是想要搞掉我們的，國內也不象你想象的那樣天下太平。我們的階級敵人時時刻刻都想推翻我們，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呀！李厚亮，技術要鑽，鑽技術、練本領，就是為了消滅敵人，要好好学习雷鋒這種求戰的精神。

李厚亮 是。指導員，你批准他上前綫啦？

高指導員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轉了話題）這教練台不是快完成了嗎？

李厚亮 就差方向盤沒安啦。

高指導員 怎么不安上呢？

李厚亮 沒有螺絲釘啦。雷鋒不在，我也安不上。

高指導員 不要緊，我去找螺絲釘，你去把雷鋒叫來，咱們一塊兒把它安上。

李厚亮 是！（與高指導員分頭下。）

〔雷鋒上，陷入沉思。〕

〔張大娘和小英上。〕

張大娘 小雷！

雷 鋒 大娘！小英！

張大娘 小雷，你要走了，大娘有一肚子話想跟你說呀。好孩子，自打咱們見了面，聽了你過去受的那些苦，咱娘倆就更親了；你一有空就到大娘家幫助干這干那，大娘也就把你當成自己的親兒子。

雷 鋒 大娘！

張大娘 你就要走了，大娘舍不得你，大娘也沒有什麼給你的。（掏出一個紅布包，遞到雷鋒面前）這是你大哥參加抗美援朝，打死了不少美國鬼子得的。

雷 鋒 軍功章……

張大娘 放在貼身的地方，想着你大娘和英子。

小 英 雷鋒叔叔，收下吧，這是我跟奶奶給你的。

雷 鋒 （緊握着手里的軍功章）大娘，我……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忘不了你對我的教導，我……我馬上去找指導員！

张大娘 去吧，孩子，去吧！要狠狠地打敌人，保卫咱们毛主席，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走，英子！

雷 锋 大娘！

张大娘 （轉回身）孩子，走的时候告诉大娘一声，大娘来送你。（与小英同下。）

雷 锋 （心情激动地望着张大娘去的方向）……媽媽的嘱托，孩子的希望，先烈的遺志，我是不会辜負的！（急步走去。）

〔高指导員上。〕

高指导員 雷鋒！

雷 锋 （猛回身）指导員！你答应我吧！你批准我上前綫吧！

高指导員 上前綫？

雷 锋 指导員，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被美国子弹打穿的軍功章，烈士留下来的。媽媽把最心爱的东西给了我，为什么？这軍功章上的枪眼，就是美帝国主义用子弹刻上去的仇恨！有了它，就是上刀山，入火海……

高指导員 对，我非常相信。有了它，你会更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雷鋒，烈士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这个仇恨，还有他们整个的伟大理想。

雷 锋 整个的伟大理想？……



高指導員 对,有了这种理想,在前方他会是个英勇的战士;在后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也能作出巨大的贡献来。

雷 鋒 在后方,这和平的环境里,都是些平常的小事,能作出什么巨大贡献来?

高指導員 平常小事?……雷鋒,我問你,駕駛汽車最重要的是什么?

雷 鋒 方向盤。

高指導員 可你这教练台的方向盘为什么沒安上?

雷 鋒 沒有螺絲釘了。

高指導員 对呀!沒有螺絲釘,方向盤就安不上,能說螺絲釘不重要嗎?我們干革命也一样,不能光有方向盤,也需要許多顆螺絲釘。

雷 鋒 螺絲釘……

高指導員 你看,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們的!(掏出一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紀念白求恩》)他說,“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純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脫离了低級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雷 鋒 (急抓过书来)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高指導員 好好看几遍。

雷 鋒 (自語)只要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指導員,

我錯了。

高指導員 不算錯，就是方向盤有點沒把穩。

雷 鋒 現在？

高指導員 你說呢？

雷 鋒 把方向盤安上。

高指導員 對癩！

——幕 落

### 第三場

〔仲夏。

〔四班宿舍。

〔幕启：室内，李厚亮写着家信，姜玉宝拉着胡琴，宋永生、赵德发等战士围着雷锋的“节约箱”打扑克。

李厚亮（不耐烦地）好啦！都午休了，还打！

赵德发（仍然玩着扑克）李厚亮，你那家信写起来就没个完，一封接着一封。

李厚亮 半年多了，才写了几封。

姜玉宝 李厚亮，别写了，来，玩玩。

李厚亮 我才没你那份闲心呢。

〔刘金生上。

刘金生 别玩了。宋永生，把靳大利找回来！

宋永生 他干什么去了？

刘金生 给张大娘浇菜去了，先让他回来一下。

宋永生 是！（下。）

姜玉宝 班长，什么事？

刘金生 同志们，两条好消息，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最近连里经常表扬咱们班，这说明咱们班争取四好大有希望。李厚亮，就看你的了。第二，连里来了客人，连长指示，趁午休把院子扫干净，内务搞整齐，刚才我跟副班长作了研究，咱们先打扫室外。

众人 是！

〔高指导员上。〕

高指导员 四班长，把雷锋留下来，我有点事儿。

刘金生 是！大家走啊！

〔众陆续下。〕

刘金生 雷锋，指导员找你谈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下。）

高指导员 雷锋啊，我通知你一件事儿。

雷 锋 什么事？

高指导员 革命战士一生当中最重大的一件事。你很久就提出申请入党，前天上级党委已经批准，接受你做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雷 锋 （激动地）指导员……

高指导员 雷锋同志，我真为你高兴。

雷 锋 指导员，是党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培养我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共青团。是党把我从一个苦孩子变成了一个革命战士，我对党有感不尽的恩！我恨不得使尽全身力气，为党工作，为了党，

就是上刀山入火海，我也心甘情願；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赤胆紅心，永远不变。

高指導員 好哇！从現在起你的責任就更重大了，要時刻以黨員标准要求自己。雷鋒，你們班最近怎么样？

雷 鋒 很好。

高指導員 靳大利、李厚亮呢？

雷 鋒 都有很大进步。

高指導員 不过你們班，还有許多問題。雷鋒，一个黨員要象一个火車头一样，把群众带动起来。組織上让你到兄弟部队作忆苦报告，同时要把兄弟部队創造四好的先进經驗带回来。好，你准备一下吧！要好好完成任务。

雷 鋒 是！

〔高指導員下。雷鋒背起小挎包欲下。众上。〕

众 人 干什么去？雷鋒。

雷 鋒 我有点事儿。（下。）

姜玉宝 李厚亮，快干吧，別写了。

李厚亮 就完，再告訴我媽两句話。

〔靳大利繼續看小人书。〕

姜玉宝 （夺下靳大利的小人书）干吧，大个子。

〔三人打扫室內，靳大利找出一件衬衣。〕

靳大利 这是誰的衬衣？干了还不迭起来！（問李厚亮）  
是你的？

李厚亮 不是！

靳大利 給他藏起来！

姜玉宝 你好好看看吧！

靳大利 反正不是我的。

姜玉宝 不是你的，誰能穿那么大号？

靳大利 我那件早叫我扔到雷鋒的节约箱里当擦車布了！

姜玉宝 雷鋒又給你“节约”回来了！（說着，提着暖水瓶跑下。）

靳大利 啊？（看了看）嘿嘿，补得还挺好，还能穿一陣子。这可得謝謝雷鋒！（迭起衬衣。）

李厚亮 馬大哈劲儿！

靳大利 （又发现一双破袜子）这是誰的破袜子？

李厚亮 雷鋒的唄！

靳大利 咳，你看！都快成魚网啦！

李厚亮 它可真該进节约箱了！

靳大利 节约箱？你稍息吧！这是垃圾箱里的貨！李厚亮，你說雷鋒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連双袜子也舍不得买！

李厚亮 你說他小气？

靳大利 可不，就說他平时吧，淨用肥皂洗脸，买块香皂，

逢年过节才舍得用一用，算改善生活了。要說，买零食，吃零嘴，就更沾不着他的边，誰見他嘴里含块糖，那才是天下奇聞呢！

李厚亮 可他……

靳大利 那回，我們一块到安东去参加运动会，大热的天，渴得嗓子直冒烟，大家伙挤着买汽水，他也掏出三角錢排上了队。等了半天，好容易才輪到我們俩，人家服务員正伸手接他的錢，嘿嘿，他縮回手又把錢放在兜里，轉身走了。跑到飲水站咕嘟咕嘟喝了个飽，那么多人看他，臊得我都不好意思，真丢咱們解放軍的人！晚上我問他，他說：三角錢，拿到书店里买两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誰看了不起作用！

李厚亮 依我看，人家雷鋒是个会打算的人，多个心眼。就拿花錢來說吧，你哪，零敲碎打，有錢就花，肥了嘴头子；人家，哼，把錢存到銀行里，到时候一块取出来，这叫零存整取。听說，前几天一下就取了一百！

靳大利 兜里揣了一百元，上街連根冰棍都舍不得請客，就是小气！这种人非得用咱們的大方感动感动不可！

李厚亮 感动？

靳大利 哎，我有个决心。

李厚亮 什么决心？

靳大利 改造雷锋！

李厚亮 改造他？……（摇头。）

靳大利 咱们打个赌！

李厚亮 你想怎么办？

靳大利 我就去服务社买点最好的……你等着！（顺手将袜子扔进铁簸箕里，提着下。）

李厚亮 （追喊）哎哎！……

〔雷锋背一挎包，哼着歌上。〕

雷 锋 嗨，李厚亮，收拾得好干净啊！

李厚亮 （指挎包）这是什么？

雷 锋 买了一点东西。（把挎包放进抽屉里。）

〔李厚亮偷偷看了看包里。〕

雷 锋 还有什么没收拾的？哎，我那袜子呢？

李厚亮 （坐下写信）不知道！

雷 锋 （抢过信纸）告不告诉我？……

李厚亮 叫靳大利给你打扫到垃圾箱里去了。

雷 锋 咳，这可不该。那是五七年县委张书记送我的，补补还能穿一阵子呢。我去拣回来。

〔雷锋急向室外跑去，在门口与靳大利撞了个满怀。〕

靳大利 哎，雷锋。

雷 锋 等会儿跟你算账！（跑下。）



靳大利 哎哎！（見雷鋒已去遠）李厚亮，他急着干什么去了？

李厚亮 拣那双破袜子去了。

靳大利 拣回来我还給他扔，非把他感动过来不可。李厚亮，来一块，最好的。（递糖。）

李厚亮 大个子，我告訴你一件天下奇聞！

靳大利 什么奇聞？

李厚亮 来来！（拉开抽屜）你看！

靳大利 餅干！誰买的？

李厚亮 雷鋒。

靳大利 （不信）別扯了！

李厚亮 真的，我不騙你！

靳大利 真的？有門兒，沒等咱們“感”，他就“动”起来了！（抓起餅干）管他的，先来两块！

李厚亮 好家伙，你真不客气！

〔雷鋒拿个报纸包上。〕

雷 鋒 什么事，这么高兴？

靳大利 雷鋒，咱們入伍半年多，你各方面都不错，也有点小名气，我慰劳慰劳你，来一块！

雷 鋒 你又买糖了？

靳大利 最好的。

雷 鋒 班长不是說过几遍了嗎！挺大的个子，老吃零食。

靳大利 得了吧!

雷 鋒 靳大利,咱們可不能浪費呀!

靳大利 別說了!(拉開抽屜)這是誰買的?

雷 鋒 我呀!

靳大利 噢,許你買餅乾,不讓我吃糖?告訴你,沒客氣,兩塊(指肚子)進去了。

雷 鋒 這……

靳大利 咳咳,別那麼小氣,要改就得徹底。

雷 鋒 好,餓了你就吃吧!(邊說邊打開報紙包,破布條露了出來。)

靳大利 哎呀,你怎麼把這些……咳!人家剛打掃出去,你又給折騰回來啦!

李厚亮 哎!這是人家五好計劃里的一項嘛!

靳大利 看人家王義明,到福建前綫就立了個三等功,可你小打小鬧的,有什麼意思?

雷 鋒 洗巴洗巴當擦車布不是滿好嗎?

靳大利 (無可奈何地)好,遠點洗!遠點洗!

雷 鋒 好好,我拿了盆就走。(收拾東西,取盆。)

李厚亮 雷鋒,你這雙寶貝襪子,也該進你那節約箱啦。

雷 鋒 (笑了笑)補一補還能穿一陣子,干嗎要扔哪?

李厚亮 你存那麼多錢,連雙襪子也捨不得買,也太熬苦自己了。

雷 鋒 熬苦自己?過去我能穿什麼?現在的生活比我

过去受的苦,真是好到天上去了。李厚亮,解放前你们家还不是一样啊?

李厚亮 (不以为然地) 忆苦大会上,不是把苦水都倒完了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提那些干什么!

靳大利 有了毛主席,苦日子不会再回来了。

雷 锋 要是咱们忘记了过去的苦,忘记了咱们国家还有阶级敌人,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咱们的胜利果实还会被他们抢去,苦日子还会回来的……(拿起报纸) 你看,这个地方一个多月不下雨了,水灾旱灾连着两年了,党号召咱们艰苦奋斗,战胜灾荒,这怎么是熬苦自己呢?

李厚亮 (自语地) 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吃穿吗?

雷 锋 人活着是要吃穿,可并不是为了吃穿才活着。

靳大利 那你说,你为什么活着?

雷 锋 人应该是为了别人生活得更好才活着!

李厚亮 我看这样的人可太傻了!

雷 锋 傻? 如果祖国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情愿做一辈子这样的傻子!

李厚亮 那,那你储蓄那么多钱干什么?

雷 锋 支援国家建设呀!

靳大利 国家就缺你那点钱?

李厚亮 那你为什么又把钱取出来了?

雷 锋 (语塞) 这……

李厚亮 怎么,又不支援国家了?

雷 鋒 我有我的用处! ……(进里屋。)

靳大利 (拿起雷鋒的袜子)他这双“花”袜子,这回我給他处理到个好地方去!(下。)

李厚亮 你还要給他扔了么?(望靳大利的背影)嘿嘿,我才沒这份閑心哪!(轉向里屋)雷鋒,那小仓库,你就別管它了,你把門一鎖,誰还能特意跑到里边检查!难怪人家說你这人死性子呢!不找点活干就总觉得不舒服。

〔靳大利上。〕

靳大利 这回他就找不回来了!

李厚亮 扔哪去了?

靳大利 远倒不远,可最保险,扔到张大娘的房后菜地里当肥料去了!

李厚亮 这回,你心里就彻底舒坦了。

靳大利 我就是治他这个毛病!

〔雷鋒自里屋走出。〕

雷 鋒 还有什么收拾的沒有?

李厚亮 看得过去就行了!

〔刘金生若有所思地走上。〕

靳大利 班长!

〔刘金生不語。〕

李厚亮 班长,打扫完了,检查检查吧!

〔刘金生仍不語，神情有些紧张。〕

雷 鋒 班长，出了什么事？

刘金生 没什么。

雷 鋒 （端起盆）我洗布条去了。

刘金生 去吧！（見雷鋒欲走，喊住）雷鋒！

雷 鋒 班长。

刘金生 ……去吧。

雷 鋒 是。（下。）

靳大利 班长，什么事？

刘金生 公社不是来了两个干部嗎，正跟指导員談話呢，說是調查一个人。

靳大利 調查什么人？

刘金生 連部通訊員小张广播的，說是調查一个小矮个，大眼睛，穿着軍装，服装整齐，領章一个星……总而言之，是咱們解放軍一个同志。

靳大利 小矮个，大眼睛，列兵軍銜……咳，那不就是雷鋒嗎？

刘金生 靳大利，說話要負責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靳大利 班长，他們来調查什么事？

刘金生 調查嘛，还能是好事！

李厚亮 （朝着雷鋒走去的方向，自語地）是他？

靳大利 （急躁地）他，他，你說他是誰呀？

李厚亮 不能乱說。

刘金生 怎么,你說是雷鋒?

李厚亮 班长,俗話說,这好事不瞞人,瞞人沒好事!我刚才发现雷鋒的脸色有点特別。

刘金生 同志,別神經過敏,我們應該相信雷鋒,他是咱們班的好同志。

李厚亮 可雷鋒有些事办得叫人摸不透。……前几天雷鋒从儲蓄所一下子就取了一百块錢。

刘金生 取了一百块錢,真的嗎?

李厚亮 起初,我也觉得奇怪,可后来一想……

刘金生 (打断他的話)不可能,雷鋒的組織观念很强,他取那么多錢会跟我說的。再說,雷鋒的生活一向很儉朴,是全連的節約标兵,沒家沒业的,他取那么多錢干什么?

李厚亮 是呀!刚才我也是这么問的呀,他支吾半天才說:我有我的用处!

〔刘金生搖頭不語。〕

李厚亮 班长,也許我認識上有毛病,我觉得正因为現在他沒家沒业,就想着复員以后成家立业,不能車到河边再搭桥啊!

靳大利 他是湖南人,在这儿搭什么桥?

李厚亮 他在湖南有什么?可在撫順,……那就特別有关系。

刘金生 根据雷鋒同志平常的表現,調查的絕不会是他。

李厚亮 (打开抽屜)班长,不能太主观,你再看!

刘金生 餅干,誰买的?

李厚亮 雷鋒!

靳大利 奇怪,我更糊塗啦! 买餅干跟这又有什么关系?

李厚亮 送了錢,再送礼,这有什么奇怪的!

刘金生 雷鋒买餅干? …… (发现餅干盒上的一封信,念)“亲爱的媽媽,你的病好点了嗎? 今天,你的儿子、我們的战友、宋永生同志回家探望,我們买了这点餅干,东西不多,只是表表孩子們对媽媽的心意。願媽媽早日恢复健康。四班全体敬上。”

李厚亮 (不好意思地)啊,这……

靳大利 ……(后悔地)咳! 李厚亮,看你……

李厚亮 (对靳大利)你……你还想改造人家哩!

靳大利 咳! 可是……来,把我这糖一块带上……(把糖塞进餅干盒里。)

〔高指导員上。〕

高指导員 雷鋒呢?

靳大利 洗破布条子去了。

刘金生 听說公社来了两个干部調查一个人?

高指导員 是啊!

刘金生 李厚亮汇报一个情况,我不相信。

高指导員 什么情况?

刘金生 說雷鋒前几天从儲蓄所里取出一百块錢。

高指導員 准确嗎？

李厚亮 是听說的，恐怕……

高指導員 好啊！靳大利，去把雷鋒找回来。

靳大利 指導員！（对李厚亮，不滿地）你……

高指導員 快去呀！

靳大利 是！（下。）

李厚亮 指導員，我是听說的！

刘金生 （激动地）指導員，公社要調查的人，我敢保证不是他！

高指導員 你敢保证他什么？

刘金生 保证他什么？……不管是思想、作風、工作、学习、出勤、劳动，人家样样都在前头。就拿学习毛主席著作來說吧，人家是全連的头一份，你还經常表揚他呢。再說，雷鋒刚刚被批准入党，絕不会是他。指導員，你可要調查准确呀！

高指導員 我是要調查准确。

〔雷鋒、靳大利上，宋永生、赵光等跟上。〕

雷 鋒 报告！指導員，我来了。

高指導員 雷鋒，你坐下。（喜爱地看了雷鋒許久，竟使雷鋒不好意思地紅了脸。刘金生、靳大利、李厚亮等紧张地望着高指導員，不知道将有什么問題发生）雷鋒，我問你件事。



雷 鋒 什么事？

高指导員 你一个月六块钱的津贴费，都怎么用的？

〔刘金生和众战士都在替雷鋒担心。〕

雷 鋒 用一块钱零花，买几本毛主席著作，再就没什么花销了。

高指导員 那，剩下的呢？

雷 鋒 都存起来了。

高指导員 存了多少？

雷 鋒 存了点儿。

高指导員 现在还有吗？

雷 鋒 有。

高指导員 真有？

雷 鋒 真有。

高指导員 那好，借给我点。

雷 鋒 好，我就取出来。（欲走。）

高指导員 等等，你有多少钱？

雷 鋒 一百。

高指导員 一百？原来有多少？

雷 鋒 嘿嘿，原来也是一百。

高指导員 原来也是一百？……雷鋒同志，你说，你到底有多少钱？

雷 鋒 我从工厂带来一百五，到部队又存了五十，一共二百。

高指導員 那一百呢？

雷 鋒 我……交給家里了。

李厚亮 看看，怎麼樣？

劉金生 （旁邊着急地）雷鋒，有什麼事兒你就直說了吧！  
到底送哪兒去了？

〔雷鋒不語。〕

高指導員 （勸說地）雷鋒，就是做了好事也應該報告給  
組織啊！

雷 鋒 那天在街上看到敲鑼打鼓慶祝人民公社成立，  
指導員，我真是高興啊！咱們的社会主義建設  
又向前邁進一步，樂得我心都要蹦出來似的。可  
是我又一想，人民公社剛剛成立，一定會有不少  
困難，我沒通過組織就……

高指導員 雷鋒同志，想得好，做得對呀！

眾 人 怎麼，雷鋒你……

高指導員 快到連部把公社劉書記請來。

靳大利 （高興地）我去！

劉金生 趙光去吧！

趙 光 是！（跑下。）

劉金生 （轉身對雷鋒）你看，你這麼好幾回了，以後做什  
麼好事儿也得向我匯報啊！

〔雷鋒不語。張大娘手拿襪子邊喊邊上。顏  
老師、小英跟在後面。〕

张大娘 (站在窗外)大个子! 大个子跑哪去了?

靳大利 到! 什么事儿? 大娘!

张大娘 什么事, 你寻思一扔就没事儿了? 人家的袜子又碍你什么了? 你给往外扔!

众人 怎么了? 大娘。

高指导员 什么事? 进来说吧, 大娘!

雷锋 (到床前一看, 袜子不见了)靳大利, 你怎么又给我扔了!

[张大娘进屋。颜老师、小英跟进。

张大娘 我正蹲在地里摘豆角, 就觉得什么东西打了我一下, 一看, 是双破袜子。站起来一看, 也没有人哪! 正巧小姜去倒土, 他说: 这是雷锋的袜子, 大个子看着不顺眼, 给扔出来了。我是怕小雷找不到这双袜子着急, 这才给他送来了。

高指导员 大娘, 您真关心我们啊!

靳大利 大娘, 我错了。

张大娘 (笑)高指导员, 这是英子他们老师, 找你们有事儿。

颜老师 高指导员, 我们是望花区小学的, 学生们快放暑假了, 想请解放军同志给我们做校外辅导员!

高指导员 我和连长研究一下, 辅导第二代得有一定条件哪!

颜老师 太客气了, 解放军同志哪一个不行啊!

〔赵光領刘書記上。〕

赵 光 指導員，刘書記來了。

刘書記 高指導員，找到了沒有？

高指導員 找到了，雷鋒！（对雷鋒）雷鋒，这位是刘書記。

〔雷鋒立正，敬礼。〕

刘書記 （上前緊握雷鋒的手，随后掏出錢）雷鋒同志，你的心意我們接受了，可这錢，我們不能收。你还是存到銀行里，留着自己用或者寄給家里吧。

雷 鋒 寄給家里？……

刘書記 对！

雷 鋒 刘書記，我这錢，就是給家的，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

刘書記 雷鋒同志，你热爱公社，热爱集体的精神，实在叫我們感动。可是我知道，你們一个月才六塊錢的津貼費，这錢还是自己留着吧！

雷 鋒 刘書記，你不是让我把錢寄給家里嗎？

刘書記 对，把錢省下来，寄給爸爸媽媽，他們一定会高兴的。

雷 鋒 刘書記，要是我的爸爸媽媽还活着，他們就不会拒絕自己儿子給他們的錢。

刘書記 怎么，你爸爸媽媽……

雷 鋒 爸爸媽媽，能不要儿子的錢嗎？

张大娘 (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孩子,我的好孩子!大娘没看错你!(拿过破袜子,对众)刘书记,你看看,看看这双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袜子,再看看这是怎么攒起来的一百块钱!……小雷,不容易啊!告诉大娘,你是怎么想的啊!……做得对!我的好孩子!你想得宽,看得远,大娘的心就象开了一扇窗户!(激动得流下热泪)我也觉得越活越年青了!

雷 锋 大娘!……

刘书记 (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这……高指导员!

高指导员 刘书记,我不能拦着战士们做好事啊!

刘书记 (激动地)好,我们收下,收下!(拿起破袜子)雷锋同志,我们一看到这双袜子,也就明白了你对社会主义的一片心,请把这双袜子也送给我们吧!它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每一块补丁上,都缝尽了旧社会给一个人的血和泪,新社会给他的爱和甜,这是我们公社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能叫咱们社员的手上增加千斤力,会使咱们公社越办越兴旺。人人都有这种精神,咱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该要加快多少倍呀!

高指导员 刘书记,谢谢你的鼓励。(转向雷锋)雷锋,准备好了吗?

雷 锋 好了。指导员,还有什么指示?

高指导員 到兄弟部队忆苦、取經，我們創造四好連，就更有把握了。

雷 鋒 保证完成任务。

高指导員 出发！

雷 鋒 是！

顏老师 （激动地）高指导員，祖国的第二代正需要这样的人来培养，就請雷鋒同志做我們的校外輔導員吧！

小 英 雷鋒叔叔，給我們当輔導員吧！

雷 鋒 指导員，我……

刘书記 我們的第二代需要这样的輔導員！

高指导員 雷鋒同志，承担起这光荣的責任来吧！

雷 鋒 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在众人的掌声中，小英行少先队礼，然后上前給雷鋒系上紅領巾。〕

——幕徐徐落

## 第 四 場

〔中秋之夜，皓月当空。〕

〔幕启：台右侧是四班宿舍，門上吊一盞門灯，窗前摆着战士们亲手制作的木桌、长凳。舞台正面深处是条长方形花圃，盛开着各色菊花。花圃后面是通路，路边有几株高大的白楊，远方是灯火輝煌的煤都矿山輪廓。欢快的节日鑼鼓、噴呐声，陣陣传来……〕

〔刘金生正在桌子上写标語。桌子上摆着苹果、糖等。〕

〔一群群战士敲鑼打鼓、拉着手风琴，欢鬧地从通路上过場。〕

〔一战士上。〕

战 士 四班长！开晚会啦！

刘金生 哎，就去！就去！

战 士 今天晚会上就看你們的啦！

刘金生 放心吧，錯不了！

〔战士們过場后，高指導員上。〕

高指導員 四班长！

刘金生 到！

高指導員 晚会节目练得怎么样啦？

刘金生 正练着哪。指導員，同志們劲头可大啦，都說保证坚持四个第一，完成好这次新的运输任务，年終总評爭取四好班！指導員，雷鋒是不是今天回来？

高指導員 他說一定回来。

刘金生 等雷鋒回来，保证我們四好班沒問題。

高指導員 沒問題，靳大利、李厚亮都轉變了？

刘金生 轉變了！

高指導員 那你……

刘金生 指導員，你看我这个方法……

高指導員 有改进，不过今后还要仔細一些。靳大利、李厚亮还没有回来？

刘金生 还没有。

高指導員 可別在路上抛了錨啊！

〔小英跑上。〕

小 英 大个子叔叔！大个子叔叔！

刘金生 小英，找大个子叔叔干什么？

小 英 奶奶叫我問他，雷鋒叔叔回来沒有？

高指導員 奶奶又給他做好吃的啦？



小 英 不，今天是中秋节，奶奶特别特别地想他！

高指导员 哎哟，奶奶又想雷锋叔叔了？来，吃个苹果。

小 英 不吃！不吃！

高指导员 吃！

小 英 我……我吃苹果牙疼！

高指导员 拿着！（把苹果塞到小英手里）回去跟奶奶说，你雷锋叔叔今天就回来！

小 英 （高兴地）今天？好吧，谢谢叔叔！（转身又将苹果放在桌上，跑下。）

高指导员 真是个好孩子！张大娘一定是又想起牺牲了的儿子来啦！

刘金生 大概是。指导员，副班长不能早点回来？

高指导员 不行啊，雷锋这次出去作忆苦报告，那么多兄弟部队都在进行两忆三查教育，他每次讲到过去的苦，都非常痛心，军区首长怕他身体顶不住，特地留他在那儿休息几天。好了，我到别的班看看去！哎，你们的节目可得练好哇！

刘金生 是！

〔高指导员下。静场片刻，响起汽车喇叭声。〕

刘金生 （指右后侧）谁把车停在那儿了，怎么不开进车场啊？

〔靳大利披着油渍渍的工作服，气哼哼地上。〕

刘金生 (热情地) 啊, 靳大利, 才回来呀? 就等你们俩啦, 快吃饭!

靳大利 班长, 我向你汇报个情况。

刘金生 开了一天车, 够累的了, 吃完饭再汇报! (边贴标语边说) 你们不在家, 连里开动员会了, 指导员说这次任务很重要, 完成得好坏, 跟咱们运输连的关系可大啦。为了响应党的号召, 完成好任务, 争取四好班, 你看, 写了标语, 还跟三班挑了战。争四好的节目正练着哪, 就等你打鼓呢! 全班劲头儿可大了!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贴完标语) 赶快换换衣服去!

靳大利 班长, 我……

刘金生 你怎么了?

靳大利 我…… (掏出一张小纸条给刘金生) 你看看这个吧! (下。)

刘金生 (念纸条) “亲爱的连首长, 今天是中秋节, 又因妈妈有病, 我实在想家, 特请假三天, 保证按期归队。四班战士李厚亮。” 怎么, 李厚亮他回家啦? 靳大利, 这是怎么搞的!

靳大利 (换好了衣服出来) 车过辽阳, 我下去打水, 回来一看他不在了, 左等右等, 等了一个多钟头, 后来在驾驶楼里发现了这张纸条。他明明知道班里正在争四好, 可是他……咳, 班长, 处分我吧!

刘金生 (沉思片刻) 怪我没把班里的思想情况掌握好! 靳大利, 这件事先别跟大家谈, 我就找指导员汇报去。你先把车开进车场吧! (下。)

靳大利 是! (见刘金生走远) 李厚亮啊, 李厚亮! 你这盆冷水泼得可真是时候! ……

[靳大利欲下, 姜玉宝跑上。

姜玉宝 嘿! 大个子, 可回来啦, 正找你哪, 走! (拉靳大利走。)

靳大利 别拉拉扯扯的, 上哪去?

姜玉宝 练节目去, 正等你打鼓哩!

靳大利 我不去!

姜玉宝 今天晚上可重要啦, 迎接新任务, 各班挑战表决心。哎, 听说团首长还来参加哩!

靳大利 老天爷参加我也不去!

姜玉宝 嗨, 吃炸药啦? 好! 我请不动, 喊大伙来抬你! (喊) 王义明, 宋永生, 快来呀!

靳大利 你喊叫什么!

[王义明、宋永生等战士上。

众人 什么事? 大个子回来啦? 正等你哪! 走, 练节目去。

靳大利 看人家练吧!

姜玉宝 庙不大, 神可不小, 我算搬不动啦!

王义明 大个子, 怎么啦?

靳大利 三九天吃冰棍，这回算里外凉透啦！

王义明 出事啦？李厚亮呢？

靳大利 他……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欲走。）

众人 （拉住靳大利）哎哎，出什么事了？说说呀！

靳大利 班长不叫说！

王义明 出事故啦？

姜玉宝 撞车啦？

宋永生 挨批评啦？

赵德发 轧老乡的小鸡啦？

靳大利 （脱口而出）李厚亮开小差啦！

众人 啊？

靳大利 （后悔地）咳！你看，班长不叫我說……

〔静场。众战士楞呆呆地坐在那里。在从俱乐部传来的欢闹的音乐声中，雷锋挎着挎包高兴地上。〕

雷 锋 （喊）靳大利！同志们，你们好哇？

众人 （惊喜）啊？副班长！（急围上去）嘿，你怎么回来啦？把我们想坏啦！

雷 锋 我也想你们哪！

王义明 副班长！

雷 锋 哎呀，王义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紧握王义明手。）

王义明 半个多月了。上级决定把车留在前方，人回原

单位。

雷 鋒 你可給咱班增光了！有时间給我介紹介紹前方情况。

王义明 好。

宋永生 軍区首长不是留你在那儿休息嗎？

靳大利 你干嗎这么急呀？

雷 鋒 中秋节啦，真有点想家。

靳大利 你也想家？副班长，你想家，不休息，回連队，可他……

雷 鋒 他什么？

王义明 (忙岔开)可他們說你回不来呢！

雷 鋒 家里这么熱鬧，我在外边待不住！（看标語）咱班爭四好的劲头真大呀！哎，这回我給大家带回好东西来啦！

众 人 好东西？什么好东西？

雷 鋒 大家猜猜！

姜玉宝 是軍区首长跟你一块照的相片吧？

雷 鋒 不是！

宋永生 兄弟单位給咱們写賀信了？

雷 鋒 不是！

赵德发 上級发奖旗啦？

雷 鋒 不是！

靳大利 准是好吃的！

雷 鋒 更不是!

靳大利 那……

雷 鋒 創造四好班的先進經驗! 這次出去, 走了好多兄弟單位, 人家在創造四好方面有很多先進經驗, 我到處取經, 滿滿記了一小本, 恨不得馬上回來。這回好了, 班里勁頭這麼大, 又有兄弟部隊的先進經驗, 咱們爭四好班是沒問題了。啊?

〔眾一聽到爭四好, 都沉默起來。〕

靳大利 哼! 經驗再好, 也沒……

王義明 (忙接) 靳大利, 經驗好, 咱們就更沒問題啦, 是不?

雷 鋒 (打開挎包) 對了, 我給咱班每人買了一本毛主席著作, 給。(分發時發現少了人) 咦! 李厚亮呢?

眾 人 他……

雷 鋒 他怎麼啦?

王義明 他……

雷 鋒 病啦?

靳大利 他開小差了!

雷 鋒 啊? (稍停) 什麼時候走的?

靳大利 咳, 別提啦! ……

〔高指導員手拿紙條匆匆上。〕

高指導員 (發現雷鋒) 雷鋒, 是你!

雷 鋒 (忙敬礼) 指导員, 我回来了!

高指导員 你……首长不是留你休息嗎?

雷 鋒 我听說家里有任务……

高指导員 怪不得急着往回跑! 雷鋒啊, (十分疼爱地)  
身体还好吧?

雷 鋒 很好!

高指导員 (发现众在沉默地坐着) 哎, 别的班热火朝天  
地练节目, 你們干嗎坐着? 王义明!

王义明 到!

高指导員 領大家练节目去, 省得上台卡壳儿!

靳大利 指导員! ……

高指导員 去吧! 去吧! 啊?

王义明 同志們, 走, 咱們练节目去!

高指导員 順便請张大娘来过节, 她不是想雷鋒了嗎!

王义明 是!

[众无精打采地下, 靳大利站着不动, 王义明推了推他才走去。]

高指导員 (亲热地) 雷鋒, 快坐下。

雷 鋒 指导員, 班里出事啦?

高指导員 啊, 出了点小事兒。今天出車中途, 李厚亮留下张紙条, 說媽媽有病就跑回家去了。

雷 鋒 指导員, 我得向你检讨, 李厚亮发生的这件事怪我, 他媽媽有病我知道, 可我沒向組織上汇报。

高指導員 先別檢討了，連里已經給他發了電報，叫他安心探家，按期歸隊就行。雷鋒啊，你們班，情況很好，比過去有很大進步。這回你取經回來，你們班創造四好信心就更高了。

雷 鋒 是！

〔一戰士跑上。〕

戰 士 指導員，公社送月餅來了，連長請你回連部一趟。

高指導員 我就來。雷鋒，快領大家練練節目，全連都等着看你們的哪！（與戰士同下。）

雷 鋒 是！

〔雷鋒欲走，四班戰士們上。〕

王義明 哎哎，別走哇！

眾 人 指導員！

雷 鋒 指導員回連部了。怎麼啦？

姜玉寶 請求指導員，咱班弃权別演了！

趙德發 副班長，咱們下決心爭四好，這節目編得好好的，你說……唉！

宋永生 全砸啦！

趙 光 越尋思越不是味儿，還有什麼臉在全連面前演哪！

王義明 咱們不演可不對！

靳大利 演還不是放空炮！



王义明 怎么是放空炮？咱们是向党表决心，争四好！

姜玉宝 班里出个开小差的，你还想争四好？

赵德发 人家也不能算开小差，那不是写了条子请假了  
吗？

赵 光 那叫请假呀？那是溜号的通知单！

宋永生 节目到底还演不演哪？

姜玉宝 不演了！

靳大利 我同意！

王义明 我看还得演！

雷 锋 对，应该演！

众 人 还演？

雷 锋 （坚定地）演！越是这样，四好越要争，气就更不能泄！

姜玉宝 这气儿咱们倒是没想泄，本来鼓得足足的，可李厚亮他偏偏给你拔气门塞儿！

雷 锋 咱们争四好是为了什么？

姜玉宝 为了全班好呗！

雷 锋 为了全班？

赵 光 可不，年终总评的时候，四好班的红旗一扛，咱们班多带劲儿！

〔在大家争论的时候，李厚亮回来了，他不好意思地躲在大树后面。〕

雷 锋 同志们，在军区，有位首长和我谈过一次话，教

育可大了！

众人 首长说什么啦？

雷 鋒 首长說：我們搞四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战斗力，为了消灭敌人，为了革命。你們說，能为这点小事，就不爭四好，就不革命了嗎？

姜玉宝 首长說得对，我看李厚亮就是光考虑个人小事，不考虑革命大事。

雷 鋒 对！我們革命战士，不論做什么工作，都不能从个人利益出发，都要从党的利益、整体利益去考虑，才能做好工作。

赵 光 可不，李厚亮光想自己回家过节，就沒想想全班爭四好的事。

靳大利 他是一条臭魚，腥了咱們一鍋湯！

雷 鋒 李厚亮的事我應該检讨。他媽媽有病，我知道，可我帮助得不够。現在全連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四好运动，各班爭四好的气正鼓得足足的，咱四班要因为李厚亮就泄了气，抽腿不干了，不也是拔了全連的气門塞儿嗎？（对姜玉宝）你說呢？

〔大家被說得沉思起来。〕

姜玉宝 （想了一下）那……哎呀，可不是！要是咱們給全連泄了气儿，不也跟李厚亮划在一条綫上了嗎？

赵 光 可不！要是这么一捉摸，咱們班抽腿不干了，不

是給全連泄了气嗎？

靳大利 对！李厚亮是一条臭魚，腥了咱全班一鍋湯。咱們可不能当臭魚，腥了全連那鍋湯！

王义明 那，咱們快去演节目吧？

靳大利 哎，我可沒說去演节目啊！在全連面前叫人家指着鼻子笑話，我可不干！

〔李厚亮心情复杂地从树后走出。〕

李厚亮 副班长！

众人 (惊)啊，李厚亮？

雷鋒 (热情地)李厚亮，你回来啦？

靳大利 你还有脸回来？

雷鋒 (拉过李厚亮)靳大利，別这样。

李厚亮 不，副班长，叫他說吧。誰叫我……

靳大利 过节你光想回自己家！

雷鋒 靳大利同志！

李厚亮 副班长，我对不起你！（轉身对大家）……我小的时候，爸爸就叫鬼子給害成殘疾了，全靠媽媽一个人撑着苦日子过。为了我，她忍饥挨餓，受苦，受累。过去我年紀小，不懂什么。入伍后，忆了苦，我才从心眼里心疼媽媽。今天过节了，她有病，我就不能回去看看她？

姜玉宝 那你也該請个假呀！

靳大利 說起来，副班长比你苦得多，他怎么沒想家？沒

想媽媽？

李厚亮 他媽媽早死了，他早沒了家，還想什麼？

雷 鋒 李厚亮同志，我……

〔高指導員扛一箱月餅上。〕

高指導員 都悶在班里幹什麼？就你們沒領月餅了。

李厚亮 指導員，我回來了！

高指導員 知道你會回來的！可沒想到這麼快。大娘的病好啦？

李厚亮 我到家一看，媽媽的病早就好了，還說我給家寄了錢。看了信上的字，才知道是副班長給寄的！

眾 人 副班長？

李厚亮 我覺着對不起他，才馬上坐火車往回趕。指導員，沒請假就回了家，我有缺點，可我前後也不過才離隊幾個小時，他們就……

高指導員 幾個小時……

〔張大娘和小英邊喊邊上。〕

張大娘 小雷！小雷！

小 英 雷鋒叔叔！

雷 鋒 (忙迎上去)大娘！小英！

眾 人 大娘來啦，快坐吧！（忙搬凳子，倒水。）

張大娘 (拉雷鋒)過來，讓大娘好好看看，這次出去瘦沒瘦？(端詳了一會兒)沒瘦！沒瘦！

雷 鋒 大娘，我挺好。你老好哇？

张大娘 好!

小 英 雷锋叔叔,奶奶可想你啦!

张大娘 (拉雷锋坐在自己身边)孩子,你出去这些天,可把大娘想坏啦!你要是再不回来,我真想打张票,带着小英看你去!

高指导员 (玩笑地)大娘,雷锋知道你想他,这不提前回来了吗。

王义明 大娘,把我们副班长给你老当儿子吧,让他天天侍候你老人家!

张大娘 怎么,要是你们指导员敢点头,我就敢要!小雷,你愿意不? 嗯?

雷 锋 愿意,大娘。你老要我们班里的谁,我们都愿意!

张大娘 (咯咯地笑起来)好!好!指导员,你听听,这孩子说得多好啊!

靳大利 大娘,你老这么喜欢我们副班长,就不想牺牲了的儿子了吧?

〔王义明忙捅了靳大利一下。〕

张大娘 (身上一震,又立即控制住自己)咳,他都牺牲八、九年了,我要是老想他,还过日子不啦?再说,跟前有了你们,我也就不想他了。

小 英 雷锋叔叔,奶奶还说,八月十五了,怕你想家,想妈妈。

雷 鋒 八月十五，媽媽……（努力地克制自己。）

李厚亮 小英，你雷鋒叔叔不想，他沒有媽媽，沒有家！

雷 鋒 （激動起來）不，我有家！我有家！……我的家最大，最溫暖，（對眾）你們就是我的親兄弟，張大娘就是我的老媽媽，我的家最幸福，家里有咱毛主席！

眾 人 毛主席！

雷 鋒 李厚亮同志，你說我不想過去的苦，不想慘死的親人，這可不對。過去的苦和恨，它一直刻在我的心上。……我這次出去憶苦，它叫我看清了：我的苦不光是我個人的，那是全階級的苦！我的仇恨是全階級的仇恨！咱們干革命，不是為了別的，就是為了這個！

張大娘 孩子，說得對呀！

雷 鋒 今天祖國的台灣還沒有解放，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的階級弟兄過着我童年那樣悲慘的生活，咱們一定把革命進行到底，解放所有受苦受難的人民。

高指導員 李厚亮同志，雷鋒說得很對，有階級就有鬥爭，有仇恨才有力量。忘了階級，忘了鬥爭，忘了苦，忘了恨，眼光就短淺。他的家，也不過是一間房子兩扇窗戶那麼大的天地。光想這些，他就會放棄鬥爭，陷到個人主義的泥坑里去！革

命战士的家在四海，志在天下，世界上哪里有阶级，哪里有斗争，哪里就是他的岗位。刚才你说你离队只不过几个小时，可是你的思想却放松了斗争，放弃了革命工作！李厚亮同志，你想想看，对不对？

李厚亮 指导员，我错了，处分我吧！

高指导员 李厚亮同志，别难过。污点洗掉就是进步。看，全班都等着你向前走呢！

雷 锋 （给李厚亮书）给，这是我给你买的毛主席著作和技术书。

李厚亮 把毛主席著作给我，技术书我不要了。

高指导员 哎，李厚亮，革命战士要红也要专哪！

雷 锋 拿着！

〔李厚亮收下书。〕

高指导员 （对众）怎么样，晚会开始了。大娘，小英，在我们这儿过节吧！

张大娘 好！今儿晚上大娘和你们大伙团圆啦，走！

高指导员 你们的节目准备得怎么样啦？还演不演哪？

众 人 坚决演，全准备好啦，保险带劲儿！

高指导员 靳大利，分月饼！

靳大利 是！一人几个？

高指导员 两个。

〔高指导员扶着张大娘，拉着小英下。〕

〔靳大利給大家分月餅。〕

靳大利 (給李厚亮两个月餅) 李厚亮同志, 这月餅可是人民公社慰問的, 吃了它, 得象个解放軍的样!

李厚亮 我不要, 我有。(从挎包里掏出个紅紙包) 副班长, 这, 是我媽媽給你的月餅。

雷 鋒 (接过) 謝謝老媽媽! (稍停) 李厚亮同志, 咱們把它送到医院里, 慰問那些伤病員同志好不好?

李厚亮 副班长……对, 也算我一份! (递上自己的一份。)

众 人 算我一份!

——幕 落



## 第五場

〔秋天。

〔四班宿舍。

〔幕启：李厚亮正在洗衣服，外面响着汽車的喇叭声和来往行駛的汽車声，不知誰在喊着“左打輪，右打輪，倒……好！”接着是一陣刹車声……

〔雷鋒端病号飯上。

雷 鋒 李厚亮，你有病怎么还給同志們洗衣服？来，快把这碗面条吃了，出出汗就好了。

李厚亮 我吃不下呀！

雷 鋒 大小伙子，不吃飯还頂得住哇？

李厚亮 我实在吃不下，心里乱哄哄的。

雷 鋒 怎么，又想什么事了？

李厚亮 班长，我提个意見。

雷 鋒 提吧。

李厚亮 按說我不該提。

雷 鋒 什么意見？

李厚亮 班长，能不能請求上級把我調到外班去？

雷 鋒 为什么？

李厚亮 別因为我影响咱們班評四好。

雷 鋒 你真想調班哪？

李厚亮 你不知道，我这心里……

雷 鋒 你觉得自己犯了錯誤，就在同志們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想法可不对头啊！任何一个同志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点錯誤也不犯。毛主席教导我們，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老老实实，願意改正，就会变成一个好同志。

李厚亮 連长、指導員和排长都和我談过話，你又經常帮助我，我能甘心落后嗎？可光我願意改正……不行啊，有些人把我当成“包袱”，总想一脚把我踢出去。

雷 鋒 你要强，願意上进，这我知道。如果你对个别同志有什么意見，就互相談談，咱們都是階級弟兄嘛，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李厚亮 (矛盾地)班长，有什么事，你忙吧！

雷 鋒 你先吃飯吧，我去給你取药去。

李厚亮 我自己能去。

雷 鋒 服从命令听指揮。快躺下，不出汗不算你完成任务。(給李厚亮盖上被子，下。)

李厚亮 (思考)真能体貼人哪！(下地，欲出外晾衣服，

听到同志们唱着歌回来了，又忙躺在床上，蒙起被子。）

〔王义明、靳大利、姜玉宝、赵光、宋永生等提工具箱走上。〕

王义明（见躺在床上李厚亮，急转身向靳大利等示意）嘘！……

靳大利（不满地）哼！（把工具箱扔在地上。）

王义明（小声地）你轻点好不好？

宋永生 走，把工具放到小仓库去。

靳大利 给我捎去吧！（用毛巾狠狠地打身上的灰尘。）

王义明 你轻点！

〔王义明等轻轻走到床前，想探问李厚亮。〕

靳大利（看不惯地）嗨，看你们那架势，还怕把谁吓掉魂了？

王义明 你少说风凉话吧！刚才排长怎么批评你的？咱们这个四好班要搞不好团结，就算吹啦！你这个大炮啊，可不能乱咕咚一气！

靳大利 乱咕咚？班长讲话，我是有的放矢！

赵光 别放了，小心炸了炮膛！

姜玉宝 不管怎么说，咱们有这么个好班长，保持四好班是有希望的。

宋永生（指红旗）你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流动红旗都叫咱们得来了，还有什么问题？

靳大利 沒問題？那是以前！

王义明 現在也不錯。

靳大利 不錯？哼！（指蒙头发汗的李厚亮）你看看咱們的出勤率！你看看咱們的內务环境！你看看咱們的健康情况！你再看看咱們的三八作风！

〔李厚亮猛然掀开被子坐起，見靳大利正指着他。靳大利尷尬地轉指王义明。〕

靳大利 你看，你看你的風紀扣！……

王义明 去你的吧！

李厚亮 （怒冲冲地）靳大利，你別逼着啞巴說話！有什么意見，擺到桌面上來！這幾天你就指桑罵槐的，你當我听不出来呀？

靳大利 你休息過來啦？

李厚亮 我休息是上級批准的！

趙光 （對李厚亮）你有病，別發火。他不是說你。

李厚亮 不是說我說誰呀？從我回家以來，他就看我不順眼，到處找我的毛病，挑我的刺。告訴你，我不吃你這一套！

靳大利 噯，別看你有病，氣兒倒挺足！同志，我是為你好，也是為了咱們班，你別把我的好心當成驢肝肺！

姜玉寶 算啦！算啦！你少放兩炮吧！

宋永生 靳大利，你光看到別人的缺點啦，就沒看看你

自己。

靳大利 我怎么啦？

姜玉宝 你态度不对头！

靳大利 怎么不对头？我不能眼看着咱们四好班垮了，我不能当老好人，我不能看着这种稀拉现象犯自由主义！

李厚亮 你说谁稀拉？

靳大利 你！

众人 算啦！算啦！你少说两句吧！

李厚亮 我稀拉？好，我不跟你吵，我找排长要求调班行了吧？（跑下。）

王义明 靳大利，你有意见好好提嘛！吵什么？

赵光 人家自打犯了错误，现在有不少进步，千万别泼冷水呀！

姜玉宝 对同志要团结——批评——团结。

靳大利 你们的批评我接受。可是，说一千，道一万，因为李厚亮这“包袱”就影响咱们班评四好，我不干！（一屁股将一只小板凳坐坏了。）

王义明 要照你这么說，你也是咱班的“包袱”。

靳大利 我？

赵光 你那自高自大的劲儿还小啊？过去，你连咱们班长都看不起。

宋永生 （拿起板凳，边修边說）过去，班长节约，你说人

家小气，还要改造人家！

王义明 （耐心地）可是班长怎么对你的？不但没有把你当成“包袱”，反而耐心帮助你，为你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口舌！

靳大利 你们怎么光算老账？那是过去的事啦！

姜玉宝 可现在，你对人家李厚亮的态度呢？

靳大利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思想上是有毛病，现在我是为了他好，为了咱们班好！

赵光 那也不该讽刺打击，跟人家吵嘴呀！

王义明 班长常跟我们讲：对同志要象春天一样的温暖，你可好！……

姜玉宝 冷冰冰，硬梆梆，想一棍子打死人家！

靳大利 我是向不良现象作斗争，真是好心没好报！

〔雷锋拿药上。〕

王义明 班长回来了！

雷 锋 李厚亮呢？

赵光 你问他吧！（指靳大利。）

王义明 炮筒子脾气又犯了！

雷 锋 靳大利，你们俩又“撞车”啦？

靳大利 班长，我提个意见！

雷 锋 提吧！

靳大利 班长，你拣破烂、拣废品，我同意，可你往咱班身上背“包袱”，我反对！

雷 鋒 誰是“包袱”？

靳大利 李厚亮！要有他呀，咱班四好保不住！

雷 鋒 你這話不對。李厚亮同志怎麼是“包袱”呢？人家出來服兵役也是為了保衛祖國。再說，人家犯了錯誤以後有很大進步，你是光看他的缺點不看優點了。

靳大利 班長，你是背着“包袱”不嫌沉哪？到年終四好總評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雷 鋒 你有沒有缺點哪？

靳大利 誰還沒有缺點！

雷 鋒 可誰把你當成“包袱”了呢？

靳大利 這……這……

眾 人 對呀！

靳大利 班長，我這是出於好心，我是為了保持住四好班，可他們倒沖我開起火來了，這真是好心得不到好報！

雷 鋒 好心得不到好報？

靳大利 好心得不到好報！

雷 鋒 靳大利同志，毛主席對你這缺點可進行批評啦！

靳大利 誰說的？你別嚇唬我呀！我沒跟他老人家見過面，他老人家怎麼會知道？

雷 鋒 毛主席早就知道。

靳大利 我不信！

雷 鋒 不信？（从兜里掏出一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看，毛主席說，“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你說，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嗎？

靳大利 这……

姜玉宝 要是你当医生給李厚亮治病，准得把人家給治死！

靳大利 班长，要这么說……我这个缺点还挺严重哪！你看，都上了毛主席著作了，我还不知道呢！

雷 鋒 不好好学习怎么能知道！

靳大利 我学是想学呀，可这脑子……

雷 鋒 靳大利，你說人不吃飯行不行？

靳大利 那不餓死了！

雷 鋒 打仗沒有武器呢？

赵 光 那不等着挨打呀！

雷 鋒 开汽車沒有方向盘呢？

靳大利 那不撞車了？

雷 鋒 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行不行？

众 人 那可不行。

雷 鋒 对！我們要想当好革命战士，就一定要使毛主席思想在脑子里扎根，在我們一切行动中开花結果。



靳大利 我，学是想学，就是……抓弄不出时间来。

王义明 你别强调客观理由了。

靳大利 这怎么是强调客观理由呢？我给你算一算，除了正式操课以外，还得扫车场，修机器，编筐编篓做工具！……

宋永生 那咱们大伙儿谁不干嘛？

靳大利 还有哪：积肥、除草、浇菜地，写稿、唱歌，带排戏！……你说，哪儿来的时间哪？

雷 锋 不是没有时间，是你没动脑筋，你看大家是怎么学习的？

靳大利 这……这可没有注意！

雷 锋 我告诉你，抓时间要有窍门，饭前饭后抓紧点，课外活动多看点，星期假日少玩点，行军走路多想点，这不就行啦！要学习，时间有的是，问题是咱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

靳大利 这怎么挤，怎么钻呢？

雷 锋 （将宋永生正修理的板凳拿起来）你看，这上面一个眼也没有，钉子为什么能钻进去呢？

靳大利 班长，你别开玩笑，别说这是木板的，就是铁板，我也能把它钉进去呀！

雷 锋 对，钉子就是靠压力挤进去，钻进去的。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有钉子的精神，要有这种挤劲和钻劲！

众人 呀，班长，鬧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呀！

王义明 班长，你就带着我們好好学习吧，这面流动紅旗  
我們一定保持住！

赵 光 (对靳大利) 怎么样，有信心了吧！

靳大利 有！对，我呆会儿去买个本儿！（掏出小鉛笔）  
你看，我这鉛笔，光剩头儿啦！

〔众笑。〕

靳大利 它实在不結实，沒等我使劲就断啦，我再买支鋼  
笔去！（欲走。）

雷 鋒 (拿出鋼笔和本儿) 別买啦，給！

王义明 靳大利，这是上級給班长的奖品，你可得好好学  
习呀！

众人 拿着吧，別不好意思，再不学习，誰也对不住啦！

靳大利 (感动地) 班长，我就是榆木脑袋也叫你感动过  
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

雷 鋒 不但你要好好学习，克服缺点，还要耐心地帮  
助李厚亮同志。自从他犯了錯誤以后，有很大  
进步，你看，人家帶病还把你和大家的衬衣都  
洗了。

靳大利 (楞呆呆地看着衣服) 班长，我錯了，我这就給李  
厚亮同志道歉去！

〔刘金生和李厚亮上。〕

刘金生 不用去了，我来給李厚亮拿背包……

靳大利 拿背包干什么？

刘金生 你不是怕李厚亮影响你们四好班吗？（假装着去取背包。）

靳大利 （阻拦）排长，我错了！我错了！

刘金生 不行，不行，把他调到别的班去，你们俩合不来！

靳大利 合得来！（恳求地）排长，不能调！调走，我们还算什么四好班！

刘金生 这句话说得还不错！那么，以后你这个脾气能不能改？

靳大利 能改！一定改！

刘金生 李厚亮，你看，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靳大利他的脾气，他的秉性，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总而言之，你们俩都应该向你们班长学习，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保持四好班的荣誉！

靳大利 李厚亮同志，我……我对不起你！……我对你没有春天般温暖！咳！反正，你给我提意见吧，你狠狠地批评我吧！……干脆，你骂我一顿吧！你甭注意效果！……咳，我，我白长这么大个子啦！

李厚亮 靳大利同志，别说了！我也有缺点。班长，排长刚才又跟我谈过了，我更恨自己不争气。班长，同志们，以后你们多帮助我，多批评我，我一定和大家搞好团结，争取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雷 鋒 对，我們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同志們，林彪元帅号召我們，認真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幕 落

## 第 六 場

〔夏天。

〔某車站檢票口前。

〔舞台正面深处是檢票口，頂端挂着一個大电表。台前兩側是兩座花圃，里面盛开着美丽的鮮花。稍后，有一張長形靠椅，兩邊擺着衛生箱、飲水桶等。透過檢票口，可以望到一列列火車車廂。

〔幕启：一個女檢票員正在檢票。廣播器傳出：“旅客同志們，現在 111 次列車已經開始檢票啦，上車的旅客，請帶好自己的東西，趕快到檢票口檢票吧！”

〔隨着廣播的聲音，一群男女旅客，手提什物，向檢票口走去。人群中一位六十開外的農村老大娘，手里舉着一封信，焦急地向來往的旅客詢問着……

老大娘 (急切地)同志，同志！(抓住一個正要去檢票的中年人)同志，你站站！

中年人 老大娘，什么事？

老大娘 同志啊，向你打听一件事。（举信）给我看看，这上面说的厂子在哪呀？

中年人 （接过信，念）九〇三号信箱……

老大娘 （急切地）对对对！我儿子就在这个厂子当学徒，可怎么去呀？

中年人 （抱歉地）哎呀！老大娘，我现在急着上车，你……（往右指了指）问问后边的同志吧！（说着急向检票口走下。）

老大娘 （又拉住一个姑娘）我说闺女呀，你给我看看，我儿子到底在哪住？（递过信。）

姑娘 （看了看信）九〇三号信箱……老大娘，你儿子在什么机关工作呀？

老大娘 就说在这城里，也没说在什么厂子。我打了好几次信去问，他也没说！

旅客 哎呀，这是代号，不好找！（走下。）

姑娘 （为难地）老大娘，这么的吧，我送你到问事处去！

〔姑娘扶老大娘欲走，姚站长边喊边上。〕

姚站长 同志啊，你是不是坐这班车走啊？

姑娘 是啊！

姚站长 怎么还不检票啊？还有三分钟就开车啦！（扶老大娘）大娘，我来扶你走。（欲下。）

姑 娘 (着急地) 站长同志, 这位大娘找她的儿子, 就請你給处理一下吧! (跑下。)

姚站长 大娘, 你儿子在哪儿呀?

老大娘 (递信) 在九什么信箱工厂啊!

姚站长 (看信) 哪有这么个工厂? ……(反复看信上地址, 思索着。)

[广播器传出: “姚站长, 姚站长! 請你馬上到調度室来! 馬上到調度室来!”]

姚站长 大娘, 找我有急事。(扶老大娘到椅子上坐下) 你老先歇歇, 我一会儿再来給你打听!

老大娘 噢, 噢!

[姚站长下。稍頃, 雷鋒挎一个挎包, 提着一个包袱, 扶着一位老大爷上。]

雷 鋒 (扶老大爷坐下) 先歇歇, 喝杯开水, 暖和暖和。(說着向飲水桶走去。)

老大娘 (羡慕地) 是你儿子?

老大爷 (夸奖地) 咳, 比儿子还好哪! 为了我, 人家誤了点啦, 这班車都沒有赶上。

雷 鋒 (端了两杯开水, 递給老大爷、老大娘各一杯) 大爷喝水! 大娘喝水!

[姚站长上。]

姚站长 哎呀, 这不是雷鋒同志嗎? 又給我們当服务員来啦?

雷 鋒 (規規矩矩地敬个礼) 姚站长, 我是到市里开会去。

姚站长 开人民代表大会吧?

雷 鋒 (謙虛地) 是!

姚站长 那么說, 又該給我們当“列車代表”啦!

[雷鋒微笑不語。]

老大娘 (着急地問姚站长) 同志, 我那个事你給打听了沒有啊?

姚站长 我問了几个人, 都說不准, 有的說在城外, 离这几十多里地呢!

老大娘 (吃惊地) 啊? 那么远?

[有人喊: “姚站长, 姚站长, 电话!”]

姚站长 (应声) 就来! 大娘, 你稍等一等。(回头) 雷鋒同志, 你坐哪次車走?

雷 鋒 就得坐三〇七次了。

姚站长 (看表) 还有一个半小时, 买了票沒有?

雷 鋒 买了。

姚站长 那好。(轉身忙走。)

老大娘 (喊姚站长) 同志! 同志!

姚站长 我就回来。我一定帮你老打听到这个地方。(跑下。)

老大娘 咳, 这人也真够忙的!

雷 鋒 老大娘, 有什么急事呀?



老大娘 我找儿子。

老大爷 找到了沒有？

老大娘 找到了还急啥，忙乎一早晨啦！

雷 鋒 大娘，有信沒有？

老大娘 有！（掏出信，递给雷鋒。）

雷 鋒 （看了信，又抬头望了望电表）大娘！我帮你找！

老大娘 你不急着赶火車嗎？

雷 鋒 来得及。（轉身对老大爷）大爷，到那边坐吧，一会儿上車方便！

老大爷 哎，哎！小同志呀，这可太感謝你啦！

〔雷鋒扶老大爷走进側幕，复上，走到老大娘身旁。〕

雷 鋒 大娘，吃飯沒有？

老大娘 哎！上哪儿吃去呀？

雷 鋒 大娘，我先送你去吃飯，再到邮电局打听打听，一定帮你找到儿子！

老大娘 （感激地）哎呀，你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兵啊！

〔雷鋒提起包袱，扶老大娘下。稍頃，姚站长匆匆上。〕

姚站长 大娘，打听到了，离城十八里，在……（发现老大娘走了）大娘，大娘！

〔姚站长正欲去找，三个少先队员跑上，将他拦住。〕

少先队员們 站长伯伯！

姚站长 什么事呀？小朋友！

少先队员甲 （稳重地）我们是胜利中学的……

少先队员乙 （抢话）想找解放军叔叔。

姚站长 那得到军人候车室去找。

少先队员丙 （慢吞吞地）我们刚从那儿来，他们说那位解放军叔叔……

少先队员乙 （又抢话）说你们站上的人都认识他。

姚站长 谁呀？

少先队员甲 （对少先队员乙）你就好抢话！（转向姚站长）我们找的这位解放军叔叔他叫雷锋！

姚站长 噢，他呀！我们站上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他是我们站上的模范义务服务员。怎么，你们……

少先队员乙 我们邀请他作报告！

少先队员丙 你慢点说呀！

少先队员乙 （不理睬）别的学校都听了，就我们学校没听到！

姚站长 （热情地）哈哈！好，坐下，我先给你们报告报告。我们都这么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你就说……

少先队员乙 站长伯伯，我們是想找雷鋒叔叔，先認識認識！

姚站长 怎么，你們还不認識他？

少先队员甲 （有礼貌地）伯伯，是这么回事：听說雷鋒叔叔要去市里开会，我們先赶来跟他約定一下時間。

姚站长 哎，他刚才还在这儿，你們再好好找找他。我告訴你們，他最好找，給旅客服务的那个解放軍就是他。

少先队员們 給旅客服务的解放軍就是他？

姚站长 对对对！

少先队员甲 謝謝伯伯！（敬少先队礼。）

姚站长 別客气，有事就找我。（下。）

少先队员丙 哎呀，也沒問問，他是大个还是小个？

少先队员乙 咳，不是問明白了嗎，給旅客服务的那个解放軍就是他，快去找吧！

少先队员甲 我看咱們三个分头找，能快一些。

少先队员乙 好！  
少先队员丙

〔三人分头下。〕

〔高指导員和王义明、靳大利、李厚亮等四班战士列队上。〕

李厚亮 这也沒有呀，咱班长到哪去了？

高指導員 你們先在這歇一下，我再到站上問問你們班長到哪去了。

戰士們 好！

〔高指導員與戰士們分頭下。〕

〔少先隊員乙滿頭大汗地跑上。〕

少先隊員乙 （喘了口氣）咳，哪兒也沒有哇！（坐在長椅子上休息。）

〔稍頃，李厚亮手執一把笤帚邊掃邊上，當他剛要把垃圾倒在衛生箱裏的時候——〕

少先隊員乙 （急跑到李厚亮跟前）哎呀，可算把你找到了！

李厚亮 找我？……

少先隊員乙 對，我是勝利中學的，別的学校你都報告過了，就沒給我們報告。我們少先隊員，不，我們全校師生都想知道你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詳細事迹！

李厚亮 我的詳細事迹？我連個簡單的事實也沒有哇！

少先隊員乙 報紙上登了一大張，那是誰的？叔叔，你太謙虛了！等你開完會回來，一定得給我們報告報告，也給我們當校外輔導員！

李厚亮 小朋友，你們到底找誰呀？

少先隊員乙 就找你，雷鋒叔叔！

李厚亮 小朋友，你弄錯了，我不是雷鋒。

少先隊員乙 那你……

李厚亮 雷鋒是我的班長，我是雷鋒班的戰士。

少先隊員乙 哎呀，你看看，站長伯伯說……那雷鋒叔叔呢？

李厚亮 我也正在找他，也許他在那邊吧！（邊掃邊下。）

〔少先隊員乙跑下。王義明提着一桶開水上，少先隊員丙緊緊跟在後面。王義明往飲水桶里倒水，少先隊員丙站在他的面前端詳了一陣。〕

王義明 （倒了杯開水）小朋友，喝杯水吧！

少先隊員丙 謝謝叔叔，我不喝！

王義明 小朋友，到哪去？趕哪趟車？

少先隊員丙 我哪也不去，就到車站。叔叔……

王義明 到車站送客人？

少先隊員丙 不不，我是來找個人。

王義明 （熱情地）找個人？找到沒有？

少先隊員丙 還沒呢。叔叔，你……

王義明 好，我就幫你找！什麼樣人？多大個兒？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爺爺？還是小朋友？……

少先隊員丙 不不，都不是！

王義明 那是什麼人？

少先隊員丙 是解放軍！

王義明 噢！走，我領你到廣播室，請他們廣播一下，他

是哪个部队的？

少先队员丙 三三一七部队的。

王义明 三三一七部队？

少先队员丙 你是嗎？

王义明 我是三三一七部队的。

少先队员丙 你是运输連的？

王义明 是。

少先队员丙 第四班的？

王义明 对！

少先队员丙 咳！我一看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样儿  
就象嘛！雷锋叔叔，我找的就是你！

王义明 嘿嘿……我，我……

少先队员丙 雷锋叔叔，你开会多磨回来呀？

王义明 我，我还差得远哪！雷锋是我的班长，我是雷锋  
班的战士。

少先队员丙 啊？（楞呆呆地不語。）

王义明 小朋友，你在这儿等一等，我也在找他，一会儿  
他也許来。

少先队员丙 （仍然楞呆呆地）啊！啊！（坐在椅子上看  
起书来。）

〔王义明提水桶下。少先队员乙上。〕

少先队员乙 咳！小书呆子，怎么又看上书了？找到雷  
锋叔叔沒有？

少先队员丙 找到一个。

少先队员乙 他在哪儿？

少先队员丙 他不是。

少先队员乙 那你干吗坐着？

少先队员丙 雷锋叔叔一会儿就来。

少先队员乙 谁说的？

少先队员丙 雷锋班的一个叔叔！

少先队员乙 你也碰着他啦？

〔少先队员甲边擦汗边上。

少先队员乙 (问少先队员甲)找到雷锋叔叔没有？

少先队员丙

少先队员甲 找到雷锋班的一个叔叔！

少先队员乙 (焦急地)咳！

少先队员丙 在这儿等着吧！

少先队员甲 那怎么行啊？

少先队员丙 人家说雷锋叔叔一会儿到这来。

少先队员乙 (向后指)哎，你看，来啦，来啦！(欲跑上前。)

少先队员甲 (拉住少先队员乙)沉住气，别老冒冒失失的。

〔靳大利抱着一个小孩随一位哭哭啼啼的大嫂上。

靳大利 大嫂，别着急，别着急！

〔三个少先队员一齐跑到饮水机前去倒开水。〕

大 嫂 怎么能不急呀？（用手戳孩子的头）小死鬼，不叫你拿，你偏要拿！……

靳大利 大嫂，别这样！别这样！（把孩子放在椅子上。）

〔三个少先队员，每人端来一杯开水。〕

少先队员甲 （给靳大利）叔叔，喝水！

少先队员乙 （给大嫂）阿姨，喝水！

少先队员丙 （给小孩）小朋友，喝水！

靳大利 谢谢！

大 嫂 好孩子！

靳大利 大嫂，你都找遍啦？

大 嫂 同志啊，我浑身上下，包里包外全抖搂啦！（指孩子）是叫这小死鬼给丢啦！

靳大利 那好，大嫂，你在这儿等一等！（下。）

大 嫂 咳！（对孩子）小死鬼！

少先队员们 阿姨！是怎么回事儿？

大 嫂 咳，俺从河南来，去长春看孩子他爹。忙着换车，孩子把车票给丢了，身上又没有多少钱，俺正急得不行，那个解放军来了，又帮我抱孩子，又帮我找……

〔靳大利拿票上。〕

靳大利 （把票送给大嫂）大嫂，票！给你，可拿好啊！



大 嫂 (感动地)哎呀!……同志,这得五、六块钱哪!这叫俺可怎么谢谢你呀!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住呀?

靳大利 (幽默地)嘿,解放军,住在中国!大嫂,检票了,走!(抱起孩子,带大嫂下。)

少先队员甲 (激动地自语)解放军,住在中国,说得多好哇!

少先队员乙 你看,他做了好事还不告诉别人,这一定是雷锋叔叔!

少先队员丙 没错,快追!

少先队员们 (向靳大利追喊)雷锋叔叔,等等我们!

[靳大利上,被少先队员们围住。

少先队员甲 (敬礼,拉住靳大利的手,热情激动地)雷锋叔叔,这回可真找到你了!我们是胜利中学……

少先队员乙 准备请你给作报告!

少先队员丙 听说你要到市里开人民代表大会……

少先队员乙 特地赶来……

少先队员甲 你别急。跟你约定一下时间,等你回来……

靳大利 (严肃地)小朋友,我不是雷锋,雷锋同志是我的班长!

少先队员们 啊?可你们做的这些事……

靳大利 这些事都是我们雷锋班长做过的,我们都是跟

他学习的!

少先队员們 (感动得一时說不出話来)你們,你們解放軍叔叔都是雷鋒啊!(向靳大利)叔叔,快,快帶我們去找雷鋒叔叔吧!

〔高指導員上。〕

高指導員 你們也找雷鋒同志!

〔姜玉宝气喘地跑上。〕

姜玉宝 副班长,副班长!

王义明 什么事儿?

姜玉宝 有个紧急情况!

高指導員 快說!

姜玉宝 刚才我送个病人去医院,正赶上有位妇女在动手术,急需輸血,可是血庫里的血浆用完了。指導員,她还有四个孩子啊!

高指導員 同志們,你們說,要是雷鋒同志知道了,会怎么办?

战士們 (齐声激昂地)去輸血!

高指導員 对!

王义明 誰自願輸血?集合!

战士們 我去,我去!

〔战士們站成一列。〕

王义明 同志們,我們要象雷鋒同志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战士們 为人民服务!

王义明 向左——轉,跑步——走!

[音乐声起,战士們跑步下。]

[高指导員欲下,被少先队员們拉住,围了起来。]

少先队员們 叔叔,你等等,你等等!

少先队员乙 (指远去的战士們)这些叔叔个个都象雷鋒!

少先队员甲 可又不是雷鋒叔叔本人!

少先队员丙 那雷鋒叔叔他……

[一声汽笛过后,一列客車馳向远方。]

高指导員 (深情而爱撫地)小朋友們,雷鋒同志已經走了。他是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

[众极目远望。精神焕发。]

[強烈的音乐声起,灯渐暗,幕落。]

[大幕复启,灯全亮。天幕上出現了金光四射的毛主席的題詞:

### 向雷鋒同志学习

[車站廣場上站滿了人。其中有高指导員、雷鋒班的老战士和新战士、张大娘、小英、少先队员們、顏老师、姚站长、刘書記、老大爷、老大娘以及其他一些工农群众。他們



霓虹灯下的哨兵

沈西蒙 漠雁 吕兴臣著

年青的一代

陈耘 章力挥 徐景贤著

李双双

邵力编剧

远方青年

武玉笑著

千万不要忘记

丛深著

南海长城

赵寰著

青梅

陈其通著

好榜样

乐云桂著

杨柳春风

木生 齐特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